



□ 12  
3773  
2



口12  
3773  
2



毛詩補疏卷一

序故詩有六義焉六曰風三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

雅六曰頌

循按六義春官大師所教之六詩也鄭司農云比者  
比方於物興者托事於物鄭康成云比見今之失不  
敢斥言取比類以言之興見今之美嫌於媚諛取善  
事以喻勸之雄雉刺衛宣公芄蘭刺惠公毛傳皆云  
興也則比興不得以美刺分正義言美刺俱有比興  
是也比方於物正義謂諸言如者皆比辭也託事於

物正義謂取譬引類起發已心詩文諸舉草木鳥獸以見意者皆興辭也又謂比顯而興隱毛傳特言興也爲其理隱故也今考毛傳凡標興也之處誠如正義所言惟以比方爲諸言如者其在經文如日之升如月之恆如匪行邁謀如彼飛蟲之類此仍行文取喻無關詩之一義且秩秩斯干幽幽南山如竹苞矣如松茂矣明言如字而傳則標以興也不得謂首二句無如字爲興次二句有如字爲比也其在序云言若螽斯仁如騶虞此二詩傳未標興然序又云德如尸鳩則鵲巢傳云興矣信厚如麟趾之時則麟之趾

傳云興矣傳或言興或不言興原係舉隅非謂不言興者卽是比故燕燕于飛傳不言興箋則明指爲興以補之日居月諸傳不言興箋云喻國君與夫人正義則申言以興國君夫人以明之箋每以喻釋傳之興是喻卽興也然則比方於物不足以爲比指以言如未爲達也竊謂比當如春秋決事比之比猶例也歌詩必類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列國賦詩舉以相貺比之謂也賦詩者有此義作詩者亦有此義夫婦可例於君臣田野可通之都邑陳古卽以例今寫好反以見惡庶幾其用神而其義廣

也識者參之

關關鳴鳩傳關關和聲也鳴鳩王鳴也鳥摯而有別箋  
云摯之言至也謂王鳴之鳥雌雄情意至然而有別  
循按箋下有云字蓋鄭氏自加箋云二字以繫於傳  
也傳以關關爲和則摯非猛鷲故箋以至明之釋文  
摯本亦作鷲或以猛鷲說之謂王鳴爲鷲鷲廣雅鷲  
鷲鷲三者爲一陸璣以鳴鳩爲幽州之鷲郭璞以爲  
江東之鷲因以爲雕類乃江東食魚之鷲非雕鷲之  
鷲也說文鷲鳥黑色多子史記李將軍傳射雕索隱  
引服虔訓爲鷲又引說文鷲以明之又云以其毛作

矢羽漢書匈奴傳云匈奴有斗入漢地直張掖郡生  
奇材木箭竿就羽顏師古曰就大雕也黃頭赤目其  
羽可爲箭竿此所謂幽州之鷲也穆天子傳云爰有  
白梟青雕執犬羊食豕鹿郭璞注云今之雕亦能食  
麀鹿其蒼頡解詁云鷲金喙鳥也能擊殺麀鹿御覽九百  
六此所謂雕鷲正西域之鷲郭氏自不以爲江東  
食魚之鷲而張守節史記正義取而混合之云王雉  
金口鷲也好在江渚山邊食魚誤矣然則江東之鷲  
何鷲也嘗求之大江南北有好居渚汙食魚者正呼  
爲鷲爲五各反卽王之入聲蓋緩呼之爲王鳴急呼

之爲鶚此古之遺稱尙可求諸土語者郭氏以其呼  
近鶚故假諸雕鶚之字曰今江東呼之則不曰西域  
呼之可知也洲渚之鶚亦不一類其聲同其食魚同  
有如白鷺者或以爲白鶴子鶴與鶚聲近假鶴之稱  
而實非鶴猶假鶚之稱而實非鶚也有尾上白兩翼  
微黑者稱漂鶚大者爲牛矢鶚微小而黑者稱苦鶚  
卽姑惡也漂鶚又名魚鷹以其善翔故曰漂漂與揚  
之義同此白鷹所以有揚之稱與尾短飛則見尾之  
上白斯所以稱白鷹也其飛翔之狀似鷹故食魚而  
獨得鷹名古今注以爲似鷹尾上白而說文以王鷗

訓白鷹信有然矣宋王性之默記云李公輔初任大  
名府檢驗村落見所謂魚鷹者飛翔水際問小吏曰  
此關鷗也宜曰此鷗鳩仲脩令探取其窠皆一窠二室蓋  
雌雄各異居也鷗鶴惡皆假借字皆讀五各反爲王  
之入聲不知鷗爲假借字竟以王鷗爲雕鷗而以摯  
爲猛鷗失之矣

窈窕淑女傳窈窕幽閒也言后妃有關鷗之德是幽閒  
貞專之善女箋云言后妃之德和諧則幽閒處深宮貞  
專之善女  
循按經以窈窕爲女之淑毛以幽閒解窈窕慮幽閒

不足明女之善故申言貞專惟貞專乃能幽閒箋增處深宮三字於幽閒之下亦以處深宮明其幽閒非謂窈窕當訓以處深宮也正義云窈窕者淑女所居之宮形狀窈窕然失傳義亦非箋義

施于中谷傳興也施移也箋云興者葛延蔓于谷中喻女在父母家形體浸浸日長大也

循按傳訓施爲移故王肅推之云葛生于此延蔓于彼猶女之當外成也與箋較之肅義爲長正義合鄭於毛云下句黃鳥于飛喻女當嫁若此句亦喻外成於文爲重毛意必不然竊謂此詩之興正在於重葛

之覃兮施于中谷與黃鳥于飛集于灌木同興女之嫁葛移于中谷其葉萋萋興女嫁于夫家而茂盛也鳥集于灌木其鳴啾啾興女嫁于夫家而和聲遠聞也盛由於和其意似疊而實變化誦之氣穆而神遠箋以中谷爲父母家以延蔓爲形體浸浸日長大迂矣毛傳言簡而意長耐人探索非鄭所能及

黃鳥于飛集于灌木傳黃鳥搏黍也灌木叢木也循按正義引陸璣疏以搏黍與倉庚爲一物蓋本方言以倉庚或謂之黃鳥竊謂非也爾雅皇黃鳥此一物也爾雅蒼庚商庚翟黃楚雀又云倉庚翟黃也此

別一物也毛傳於黃鳥訓搏黍於倉庚訓離黃不以倉庚爲搏黍卽不以黃鳥爲倉庚也說文離黃倉庚也鳴則蠶生又云糴糴黃也一曰楚雀其色黎黑而黃未嘗以爲黃鳥鄭氏注月令倉庚爲離黃而小雅黃鳥黃鳥毋啄我粟箋云黃鳥宜食粟今不聞倉庚食粟也小雅緜蠻黃鳥傳云緜蠻小鳥貌是毛以黃鳥爲小鳥特牲饋食禮云佐食搏黍授祝呂氏春秋異寶篇云以百金與搏黍以示兒子兒子必取搏黍也小鳥之狀與色有如搏黍故以名之黍色黃不雜以黎黑斯黃鳥似之直名爲黃皇爲黃白非糴黃之

所可混矣嘗以此詢之金壇段君玉裁段君以爲然且贊之曰黃鳥卽黃雀國策黃雀俯啄白粒是可以證後見姚彥暉詩識名解於小雅黃鳥引其世父九

經通論云此黃鳥黃雀也非黃鶯黃鶯不啄粟

其世父名首源炳書成於康熙十五年可以信余說爲不孤爾雅灌木

釋文作櫝櫝卽貫貨貝之散者貫而聚之故貫之訓爲習習者重也重亦聚義鄭司農言養鬱云十葉爲

貫玉海引尚書大傳云三苗貫葉而生子爲一穗

通韓詩外傳作貫桑而生尚書疏引書傳作貫淮南桑葉而生當以玉海爲正宋時尚書大傳猶存

子兵略訓條修葉貫諸言貫皆義爲叢也

陟彼崔嵬傳崔嵬土山之戴石者 陟彼砠矣傳石山戴土曰砠

循按傳與爾雅相反必有一誤小雅漸漸之石維其卒矣傳云漸漸山石高峻箋云卒者崔嵬也謂山顛之末也釋山峯者屺屺崔嵬屺屺音相通轉戴者冒於上之謂山之峻削者石露出於顛頂而土繞其下是土山戴石也山卑而平者土累其上石骨出於四旁是石山戴土也故凡高峻皆謂之崔嵬說文峯危高也屺屺山顛也又云砠石戴土也阨石山戴土也兀山高而上平也釋名云石戴土曰岨岨臚然也土

載石曰崔嵬因形名之也皆與毛傳相發明廣雅云但鈍也岨猶但石破出則銳土冒上則鈍矣

我馬虺隤我姑酌彼金罍箋云我我使臣也我我君也循按傳不解我字以我字無庸解且兩我字緊相貫而謂一我臣一我君非傳義

螽斯羽詵詵兮傳詵詵衆多也箋云凡物有陰陽情欲者無不妒忌維蚣蝮不耳

循按箋本序耳然審序文言若螽斯自爲句不妒忌則子孫衆多申言子孫衆多之所以然非謂螽斯之蟲不妒忌也傳但言衆多亦無螽斯不妒忌之說



公侯干城傳干扞也箋云諸侯可任以國守扞城其民  
循按此箋申明傳義殊無異同正義言鄭惟干城為  
異非也

公侯腹心傳可以制斷公侯之腹心箋云可用為策謀  
之臣使之慮無

循按制斷公侯之腹心即是策謀慮無箋申傳非易  
傳也正義強分別之

言秣其駒傳五尺以上曰駒

循按說文馬高六尺為驕詩曰我馬為驕釋文株林  
乘駒作乘驕云音駒沈云或作駒字是後人改之皇

皇者華篇同又乘馬下云下乘驕注君乘驕然則株  
林皇皇者華兩詩中之駒皆作驕即鄭箋亦作驕因  
經文是乘我乘驕故箋以六尺以下解之此傳五尺  
以上與株林箋六尺以下義同則此駒亦是驕若是  
駒則馬三歲曰駢二歲曰駒六尺者固不名駒也

遵彼汝墳傳汝水名也

循按漢書地理志汝南郡定陵注云高陵山汝水出  
東南至新蔡入淮過郡四行千三百四十里潁川郡  
亦有定陵縣注云有東不羹莽曰定城南陽郡魯陽  
縣注云有魯山滢水所出東北至定陵入汝又有昆

水東南至定陵入汝續郡國志潁川郡有定陵汝南  
郡無定陵劉昭注於潁川定陵引地道記云高陵山  
汝水所出水經滢水出南陽魯陽縣西之堯山東北  
過潁川定陵縣西北又東過鄆縣南東入于汝余因  
論之汝南之定陵卽潁川之定陵前漢有一縣而分  
隸兩郡者通典汝南郡鄆城縣有漢定陵故城在縣  
西北太平寰宇記許州舞陽縣引地理志言定陵城  
在縣北六十里詩地理考亦言定陵今潁昌府舞陽  
縣定陵在漢正當汝南潁川兩郡之間故分屬之如  
甯川國有劇縣應劭曰故紀國今紀亭是北海郡亦

有劇爲侯國後漢省甯川國入北海郡郡國志云北  
海郡劇有紀亭古紀國又加固始屬淮陽國漢屬汝  
南後漢并固始於寢入汝南此一縣分兩縣而異名  
者其他同名分隸大約其一多爲侯國光武時省併  
爲一故僅存其一若汝南潁川之定陵後止存潁川  
是也潁川定陵至汝南新蔡何以有四郡余爲論之  
酈道元嘗爲魯陽太守親驗汝水原流詳於水經注  
中言汝水西出魯陽縣之大孟山蒙柏谷西卽盧氏  
界也其水東屆堯山西嶺下兩分一水東遶堯山南  
爲滢水一水東北出爲汝水自酈說推之滢汝同出

三言不政卷一  
九  
一源滢亦汝也班志於魯陽叙滢水至定陵入汝於定陵叙汝入淮蓋定陵以西統汝於滢也杜預春秋釋例郭璞山海經注並云汝出南陽魯陽縣大孟山東北至河南梁縣東南經襄城潁川汝南至汝陰褒信縣入淮晉書地理志襄城郡泰始二年置汝陰郡魏置在晉過郡六在漢過郡四班志言過郡四自魯陽滢水數之也如會稽郡錢唐志言武林水東入海行八百三十里錢唐至海無此里數前人疑其誤不知於太末縣下注云穀水東北至錢唐入江入江者卽合武林水也八百三十里則自太末至海數之矣

又如荊州其川江漢志於武都沮縣言沮水至沙羨入江過郡五行四千里荊州川此蒙武都縣東漢水而言河水出河關積石山至章武入海過郡十六自金城數之凡過天水武威安定北地朔方五原雲中定襄雁門西河上郡河東馮翊河南河內已得十六河內接壤者魏郡也於魏郡鄴縣注云故大河在東北入海於館陶縣云河水別出爲屯氏河東北至章武入海過郡四又於溝洫志互見之云於館陶分爲屯氏河東北經魏郡清河信都勃海以河內以上河流今古所同魏郡以下故大河已不可見屯氏河不

可合古河而言故於上言十六郡於下言四郡實過郡二十也汝水滢水相繼而過四郡可例而推之矣班氏之書言簡而該其錯綜互見本無不備顏師古不知其意於汝陽下取應劭曰汝水出宏農入淮班氏自言魯陽不言宏農也說文言汝水出宏農盧氏還歸山班志盧氏縣熊耳在東伊水出東北然則漢時盧氏縣在伊水之南與魯陽爲接壤鄭氏實目驗之故謂魯陽大孟之西卽盧氏界也許慎應劭所說與班雖異而指實同若水經言出河南梁縣勉鄉西天息山此本山海經非班義也酈注於滢汝分流始

言汝水趣狼皋山狼皋在梁縣西南六十里見太平寰宇記蓋汝水自魯陽越百餘里始至梁縣元和郡縣志謂出魯山縣是矣謂出魯山縣之天息山是又以魯陽之大孟混入勉鄉之天息也淮南地形訓汝出猛山猛與蒙柏長短讀蓋蒙谷卽猛山而猛與孟形近而譌大孟山卽猛山也高誘注云猛山一名高陵山在南定陵縣汝水所出東南至新蔡入淮南定陵者南上當脫汝字此據班氏而未知其指荀子言聞之不如知之殆聞而不知者矣

魴魚頰尾傳頰赤也魚勞則尾赤



鶉鳩也崔豹古今注云鶉鳩一名尸鳩嚴粲詩緝引

李氏說云今乃鶉鳩也李氏未詳鶉鳩今之八哥李時珍

本草綱目云八哥居鶉巢蕭山毛大可亦據目所親

驗以八哥占鶉巢斷尸鳩為鶉鳩見續詩傳鳥名余書塾後

柘顛有鶉巢已而有卵自巢墜下則鶉鳩卵蓋鶉巢

避歲每歲十月後遷移其空巢則鶉鳩居之歐陽永

叔作詩本義已疑為當時之拙鳥蓋拙鳥即八哥也

方言以布穀為秸鞠而不以秸鞠為尸鳩別以尸鳩

為戴勝義乖爾雅郭璞以駁破之而以尸鳩為布穀

陳藏器本草拾遺言布穀一名穫穀江東呼為郭公

今郭公四月間有之飛鳴繞市未有居鶉成巢者列

子天瑞篇言鶉之為鶉鶉之為布穀布穀久復為鶉

月令鳩化為鷹鄭氏注以鳩為搏穀高誘注呂氏春

秋二月紀云鳩蓋布穀鳥鷹之所化自非鶉鳩毛以

居鶉巢屬之尸鳩而崔豹以鶉鳩為尸鳩實足以羽

翼毛傳而鶉鳩之居鶉巢禽鳥之性固歷千古不渝

者也

維鳩方之傳方有之也

循按方之訓有其轉注有二商頌正域彼四方傳云

域有也廣雅發方也發同域以有訓方猶以有訓域

一也荀子大略篇云友者所以相有也楊倞注云友與有同義廣雅云友親也左氏昭二十年傳是不有寡君也杜預注云有相親有方之訓爲並爲比亦親有之義二也首章居之就一身言也次章方之就與國君相偶言也三章盈之就衆媵姪娣言也

于以采芣于沼于沚傳芣皤蒿也于於箋云于以猶言往以也執芣菜者以豆薦芣蒞

循按傳訓于爲於在訓芣爲皤蒿之下明所訓是于沼于沚二于字也然則于以之于何訓故箋申言于以猶言往以訓在芣字之上正義云經有三于傳訓爲於不辨上下傳明示于在芣下何爲不辨乎

嘒嘒草蟲傳草蟲常羊也

循按庶物之名非以聲音卽以形狀淮南子地形訓東南爲常羊之維高誘注云常羊不進不退之貌俶真訓云不若尙羊物之終始漢書禮樂志載郊祀歌云幡比翅回集貳雙飛常羊又云周流常羊思所并顏師古皆訓爲逍遙蓋常羊猶言相羊相羊者逍遙之轉聲也草蟲名常羊猶熒火名熠燿耳

亦旣覯止傳覯遇箋云旣覯謂已昏也易曰男女覯精萬物化生

循按易傳姤遇也姤一作遘與覲通故傳訓覲爲遇  
箋以既見爲同牢而食以既覲爲覲精毛無此義也  
蔽芾甘棠傳甘棠杜也

循按徽州戴庶常云傳注莫先於毛詩其爲書又出  
爾雅後爾雅杜甘棠梨山檇榆白粉立文少變杜澀  
棠甘而名類可互見杜赤棠白者棠以棠見杜杜甘  
棠以杜見棠毛詩甘棠杜也誤粉白榆也不誤杜甘  
曰棠梨山生曰檇榆白曰粉見其答江慎脩先生論小學書然以杜  
爲不甘本陸璣疏耳以是駁毛恐未爲當召南之詩  
在爾雅前矣詩曰甘棠爾雅以杜釋之若爾雅杜甘

爲句則詩之甘棠宜何讀與齊風鸛鳴云鸛鳴三言曰  
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傳不思物變而推其類雀之  
穿屋似有角者箋云變異也人皆謂雀之穿屋似有角  
循按以角穿屋常也無角而穿屋變也不思物之有  
變第見穿屋而推之以尋常穿屋之事則似雀有角  
矣此傳箋之義也正義云不思物有變彊暴之人見  
屋之穿而推其類謂雀有角經言誰謂無所指實之  
辭詞故箋云人皆謂則非指彊暴之人矣

委蛇委蛇傳委蛇行所從迹也箋云委蛇委曲自得之  
貌



循按君子偕老傳云委委者行可委曲從迹也箋委曲二字正取毛彼傳以解此傳從迹二字

抱衾與裊傳裊禪被也云裊牀帳也

循按裊音通於幬字从周周爲帀義又裊之爲帳猶

一發五豮傳豮牝曰豮一發五豮傳一歲曰豮箋云豮生三曰豮

循按爾雅豮生三豮二師一特牝豮鄭司農注大司馬云一歲爲豮二歲爲豮三歲爲特四歲爲肩毛氏七月言私其豮傳與司農同齊風還傳云獸三歲曰肩魏風伐檀傳云三歲曰特皆與爾雅異惟豮不用二歲之訓而用爾雅箋以豮亦宜依爾雅故易之也說文云豮生六月豚一曰豮歲豮尙叢聚也豮牝豮也一曰二歲能相把持也豮三歲豮肩相及者蓋物類之名有定稱有通稱豮麇鹿定稱也豮牡稱豮鹿牡亦稱麇鹿之有力者稱豮麇之有力者亦稱麇通稱也若豮生三爲叢聚之名一歲豮尙幼相叢聚故亦名豮及四歲而豮大矣不叢聚而特行矣故與生一之名同此義之相通者也豮爲把持之義而豮牝同其稱者說文已承戊象人腹已蟲也或曰食象蛇

象形已能食象其腹必大其字爲腹中有物之形爾  
雅虵博而頰郭注云中央廣兩頭銳此以形同大腹  
故得虵稱手之把物猶腹之吞物而大故把取義於  
已方言箭鏃廣長而薄廉謂之錐或謂之鈿廣韻鈿  
方言江東呼鏃箭此亦以鏃形中濶如大腹狀也豕  
本大腹而牝豕之腹尤大二歲之豕大腹著見故稱  
豕而牝豕亦稱豕亦義之相通者也豕之爲物一歲  
卽大不待二歲始能把持矣

二歲之豕而牝豕亦稱豕亦義之相通者也豕之爲物一歲卽大不待二歲始能把持矣

毛詩補疏卷二

豕而牝豕亦稱豕亦義之相通者也豕之爲物一歲卽大不待二歲始能把持矣

毛詩補疏卷二

豕而牝豕亦稱豕亦義之相通者也豕之爲物一歲卽大不待二歲始能把持矣

我心匪鑿不可以茹傳鑿所以察形也茹度也箋云鑿

之察形但知方圓白黑不能度其真僞我心非如是鑿

我於衆人之善惡外內心度知之

循按茹卽謂察形鑿可茹我心非鑿故不可茹如可

察形則知兄弟之不可據而不致逢彼之怒矣箋迂

曲非傳義

燕燕于飛傳燕燕也

循按爾雅嵩周燕燕也傳用以解詩則燕燕不與嵩

周連矣說文鴛周燕也从隹艸象其冠也一曰蜀王望帝姪其相妻慙亡去化爲鴛鳥故蜀人聞子鴛鳴皆起云望帝說文以鴛周爲句燕以解之注文連上本字古人著書多有此體白氏六帖猶然非以周燕解鴛字亦非鴛下本有小鴛字後人芟去也蓋讀爾雅鴛周燕爲句燕鴛爲句孫炎別三名舍人曰鴛周名燕句燕又名鴛正與說文同呂氏春秋本味篇鴛鱻之翠初學記引作鸞蓋鱻卽燕字此以鴛爲燕之證也望帝之說見於揚雄蜀王本紀證類本草引其說說文附見以備鴛字一義而以一曰二字別之非

謂子鴛卽燕也華陽國志引蜀志云子鴛鳥今云是鴛或曰鴛周此直以鴛周爲子規與說文異郭璞以鴛周爲子規自以燕燕爲乙之名毛不言鴛周而以鴛解燕燕與郭同與孫炎舍人異也

差池其羽箋云與戴嬀將歸顧視其衣服

循按左氏襄二十二年傳云譬諸草木吾臭味也而何敢差池杜預注云差池不齊一左傳之差池卽此詩之差池下章傳云飛而上曰頡飛而下曰頽飛而上曰上音飛而下曰下音卽差池之不齊也蓋莊姜送歸妾一去一畱有似於燕燕之差池上下者箋言

手言補疏卷二  
顧視衣服其說已迂至解下上其音謂戴媯將歸言  
語感激聲有大小則益迂矣正義絕無分別

胡能有定傳胡何定止也箋云君之行如是何能有所  
定乎

循按正義云公於夫婦尚不得所於衆事亦何能有  
所定乎傳箋俱無衆事義

爰居爰處爰喪其馬傳有不還者有亡其馬者箋云不  
還謂死也傷也病也今於何居乎於何處乎於何喪其  
馬乎

循按傳以不還解爰居爰處句也言居處於彼而不

得還

與子偕老傳偕俱也箋云從軍之士與其伍約言俱老  
者庶幾俱免於難

循按偕老夫婦之辭前于以求之于林之下爲語其  
家人之辭此章王肅指室家男女言未必非毛旨也  
正義云卒章傳云不與我生活言與是軍伍相約之  
辭則此爲軍伍相約非室家之謂此不足以破肅蓋  
從軍者不得歸欲其家人來求之而與之偕老於此  
地卒章言其不來求也

濟盈不濡軌傳由軌以上爲軌

循按軌在式前故云由軌以上與考工記軌前十尺合也故釋文云依傳意直音犯又云舊龜美反謂車轄頭也又引說文云軌車徹也從車九聲龜美反車徹與轄頭同名軌詳見少儀正義若毛傳則自作軌讀犯如釋文說也若軌與牡韻軌與牡不韻則當舍毛傳由軌以上之訓從轄頭龜美反之軌

招招舟子人涉叩否傳招招號召之貌舟子舟人主濟渡者箋云舟人之子號召當渡者人皆從之而渡我獨否

循按此傳與箋迥異首章傳云由膝以上為涉此章

涉字與首章同涉則不待舟也招招舟子乃我號召舟子所以人不待舟而涉我則待舟而不涉也下二句傳云人皆涉我友未至我獨待之而不涉以言室家之道非得所適貞女不行非得禮義昏姻不成是明以涉為非禮待舟為得禮也箋解招招舟子為舟子號召當渡者而以人涉為應舟子之招而渡是以涉為乘舟矣與毛義異

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傳葑須也菲芴也下體根莖也循按齊民要術云菘須音相近然則須即菘耳菘字漢前所無惟作須吳錄言陸遜催人種豆菘齊書武

陵王畱王儉設食盤中菘菜而已又周彥倫說秋末晚菘梁顧野王收之於玉篇本草別錄分蕪菁與菘爲二爾雅須葑從說文葑須從也須從正爲菘字緩聲齊民要術有種蔓菁法又有種菘及蘆菘法言菘菜似蔓菁無毛而大又引廣志云蕪菁有紫花者白花者今驗圃蔬秋冬生者肥大食之甘俗名白菜此葑也至春開黃花根葉俱老不堪食四月後種者小而肥俗呼爲蔓菜亦呼毛菜此其爲蔓菁者矣二者形以時判實爲一類然花皆黃色無紫與白者惟方言云其紫華者謂之蘆菘說文菘蘆菘似蕪菁實

如小未此今之來服俗呼爲蘿蔔與葑異物方言以莖葉似蕪菁附於葑而以紫華別之正以明葑華之不紫也鄭氏注天官醢人菁菹云菁蔓菁也注公食大夫禮云菁菹菁菹也急就章云老菁蘘荷冬日藏顏師古注云菁蔓菁也一曰菁菁亦曰蕪菁言秋種蔓菁至冬則老而成就蓄藏之以禦冬也冬月爲菹正是葑菜今通呼爲青菜猶古人稱菁之遺釋文謂江南有菘江北有蔓菁相似而異今之生江南者俗呼瓢兒菜實卽江北之白菜地土有殊形味稍別而爲葑爲須則通稱耳非之爲芴猶非之爲勿余嘗

會而通之蟲之名蜚者一名盧蜚則菜之名菲者卽  
蘆菀也蘆菀卽蘆菹與蔓青一類故詩人並而舉之  
耳爾雅蘆菀別條一名葵葵从突與忽音近忽芴字  
通方言云葉卒也江湘之間凡卒相見謂之葉相見  
或曰突廣雅葉突猝也葉之爲突卽猶菲之爲葵說  
文云去不順忽出也去卽古突字去之爲忽亦卽葵  
之爲芴也

行道遲遲中心有違傳遲遲舒行貌違離也箋云徘徊  
也行于道路之人至將離別尙舒行其心徘徊然

循按徘徊申明違離之義而所以說之者非也行道

遲遲卽孔子遲遲吾行之義不欲急行也所以然者  
以中心有違不欲行也申爲徘徊是矣乃又以行道  
爲行於道路之人則非毛義正義以徘徊爲異而以  
道路之人云云羸入毛義中兩失之

混混其汙傳涇渭相入而清濁異箋云混混持正貌

循按說文混水清見庠傳言清濁異以混混爲清也  
無持正義

昔育恐育鞫傳育長鞫窮也箋云昔育育稚也昔幼稚  
之時恐至長老窮匱

循按傳訓育爲長則兩育之訓同耳箋以上育字訓

毛詩補疏卷二  
六  
稚下育字訓長非毛義正義辨毛鄭訓穡字爲異於  
育字則混傳箋爲一

旄邱之葛兮何誕之節兮叔兮伯兮何多日也傳諸侯  
以國相連屬憂患相及如葛之蔓延相連及也誕闊也  
日月以逝而不我憂箋云喻此時衛伯不恤其職故其  
臣於君事亦疏廢也叔伯字也呼衛之諸臣女期迎我  
君而復之可來而不來女日數何其多也

循按毛義以誕節對日月其逝日月其逝卽日數之  
多也蔓延相及與憂患相及對言若曰葛本宜延蔓  
相及今乃疏闊其節諸侯本宜憂患相及今乃疏廢

其日正義謂葛節長闊故得延蔓相連及恐非

匪車不東傳不東言不來東也箋云女非有戎車乎何

不來東迎我君而復之傳靡所與同傳無救患恤同也

循按毛義若曰匪是車之不東是不救患恤同也箋

解匪車迂曲毛義不如是

瑣兮尾兮流離之子傳瑣尾少好之貌流離鳥也少好

長醜始而愉樂終以微弱

循按爾雅少美長醜之訓列於鳥之雌雄不可別及

二足而羽謂之禽之間蓋泛言鳥之少好長醜者也

倉庚老則無毛其音亦變故呼爲黃栗畱栗畱猶離



流也離流猶流離也毛以少好喻愉樂長醜喻微弱  
陸璣以爲梟長而食母非其義也

有懷于衛靡日不思

**箋**

云懷至也

是循按傳不訓懷字義以懷爲思耳有思于衛靡日不  
思訓懷爲至轉不達矣

我思肥泉

**傳**

所出同所歸異爲肥泉

循按釋名云所出同所歸異曰肥泉本同出時所浸  
不潤少所歸各枝散而多似肥者也肥通飛謂枝散而  
多以肥爲飛也爾雅泉歸異出同流肥歸異卽所歸  
異出同流卽所出同上文汧出不流此言出嫌於蒙

上文之不流故言流以別之健爲舍人不悉此指解  
作水異出流行合同水經注乃以馬溝水注淇水爲  
肥泉其水二源一出朝歌城西北一出東南兩水合  
爲馬溝水爲所出異所歸同與爾雅毛傳俱相反  
政事一裨益我

**傳**

裨厚也

**箋**

云有賦稅之事則減彼一

而以益我

循按傳不解一字一卽專一之義言有政事則專厚  
益我猶孟子所謂我獨賢勞也鄭義迂曲非毛義  
其虛其邪

**傳**

虛虛也

**箋**

云邪讀爲徐

循按虛虛也釋文云一本作虛邪也此正義亦云傳

質訓詁彙經文耳非訓虛爲徐可知正義本作虛徐  
也傳以徐訓虛箋讀邪爲徐其虛其邪猶云其徐其  
徐其徐其徐猶云徐徐徐徐猶舒舒故箋以爲威儀  
虛徐寬仁也爾雅作其虛其徐班固幽通賦承靈訓  
其虛徐兮其虛徐卽用詩其虛其徐而邪已作徐在  
鄭前毛直以徐訓虛謂不特邪字是徐虛字亦是徐  
鄭氏則申明之言邪讀爲徐邪同斜說文斜讀茶易  
來徐徐子夏作茶茶是也馬融解徐徐爲安行貌卽  
此箋所謂寬仁也淮南子原道訓注云原泉始出虛  
徐流不止以漸盈滿此虛徐正以徐徐言也大元戾

初一虛旣邪心有傾測曰虛邪心傾懷不正也王弼  
解徐徐爲疑懼曹大家解幽通賦爲狐疑皆本此在  
威儀容止則爲寬舒在心則爲遲疑虛徐之爲狐疑  
卽徐徐之爲疑懼徐徐之爲安行卽其虛其徐之爲  
寬仁於此知虛邪卽徐徐而毛以徐訓虛實爲微妙  
若以虛訓虛成何達詁易傳蒙者蒙也剝者剝也上  
一字乃卦名謂卦之名蒙名剝卽取蒙剝之義未可  
援以爲訓詁之常例若謂上虛是邱虛下虛是空虛  
以空虛之虛解邱虛之虛顧以虛訓虛曷以分其爲  
邱虛爲空虛毛傳宜依正義作虛徐也釋文本作虛

虛乃譌也

不可讀也 **傳** 讀抽也 **箋** 云抽猶出也

循按顏師古匡謬正俗云讀止為道讀之讀更訓為

抽翻成難曉按說文解字曰籀讀也 今說文作 從竹

搯聲搯即古抽字是以籀或作籀蓋毛公以籀解讀

傳寫字省故止為抽此當言讀籀也不得為抽引之

義以上顏氏說是矣乃籀之義即同於抽說文讀誦

書也讀之為講 初學記 猶瀆之為溝風俗通云瀆通

也所以通中國垢濁說文涌滕也廣雅涌出也讀之

為誦亦猶溝瀆之為通通亦涌也讀講誦三字取於

引申通達故其義為抽始云不可道次云不可詳終

云不可讀道而詳詳而讀若讀仍是道非其序矣讀

謂發明而演出之故箋以出申毛耳

蒙彼縹緜是紕袷也 **傳** 蒙覆也緜之靡者為縹是當暑

袷延之服也 **箋** 云展衣宜白展衣夏則裏衣縹緜

循按左思蜀都賦累縠疊迹叛衍相傾注引莊子曰

何貴何賤是謂叛衍李善引司馬彪莊子注云叛衍

猶漫衍也毛言當暑袷延之服袷延即叛衍釋文袷

符袁反則袷延二字疊韻又讀延為以戰反則與袷

讀去聲為疊韻袷延之服蓋謂服之寬闊者正義以

爲袷延是熱氣繼袷是泄去蒸熱之氣非毛義尤非  
詩義說文袷無色也箋云展衣宜白夏則裏衣縐絺  
展衣白似與無色相合繼之義爲繫繫者連續之謂  
展衣裳於外其色白縐絺在裏其色亦白是相連續  
以無色也毛鄭皆未訓繼字蓋以繼爲繫不必訓而  
袷毛以兩寬衍之服相繫耳正義之說謬且俗矣

爰采唐矣傳唐蒙菜名

循按傳以蒙訓唐而申之曰菜名於小雅女蘿訓以  
兔絲而申之曰松蘿松蘿非菜是毛不以唐蒙與女  
蘿兔絲爲一物矣爾雅唐蒙女蘿女蘿兔絲宜是衍

女蘿二字

定之方中傳定營室也方中昏正四方箋云定星昏中  
而正謂小雪時其體與東壁連正四方

循按營室昏正惟十月小雪時此時與東壁正方於  
中故云方中蓋營室二星東壁三星合爲四星未至  
十月小雪時四星橫斜未得正方惟小雪時昏中四  
星乃正方如口故名嫩訾之口毛所云昏正四方者  
如是故鄭申明之以爲小雪時與東壁連也

椅桐梓漆傳椅梓屬

循按爾雅說文皆以梓訓椅而此傳言梓屬以經文

三言補疏卷二  
椅梓並舉也蓋椅爲梓之一種梓爲天名可以包椅  
故爾雅云椅梓如釋魚訓鱸爲鯉而周頌潛鱸鯉並  
言說文訓柘爲桑而月令並言桑柘是也

升彼虛矣以望楚矣望楚與堂景山與京傳虛漕虛也  
楚邱有堂邑者景山大山京高邱也

循按漢書地理志山陽郡成武有楚邱亭齊桓公所  
城遷衛文公於此子成公徙濮陽又東郡濮陽衛成  
公自楚邱徙此故帝邱顓頊墟後漢郡國志成武屬  
沛陰郡注補云左傳隱七年戎執凡伯於楚邱正義  
所引杜預注卽此隱七年注也晉地理志沛陽成武

有楚邱亭晉改沛陰爲沛陽杜預時尚未改故仍曰  
沛陰杜於隱七年之楚邱及僖二年之城楚邱並云  
衛邑則固以齊之所城戎之所伐爲一地與班固同  
康成東漢人時成武屬沛陰不屬東郡而疑在東郡  
界中者見正義引鄭志蓋不以成武之楚邱爲衛之楚邱也  
水經注荷水分沛於定陶東北北逕己氏縣故城西  
又北逕景山東衛詩所謂景山與京者也又北逕楚  
邱城西郡國志曰成武縣有楚邱亭杜預云楚邱在  
成武縣東南衛懿公爲狄所滅衛文公東徙渡河野  
處漕邑齊桓公城楚邱以遷之卽詩所謂升彼墟矣

以望楚矣望楚與堂景山與京此同於班志惟鄭氏疑在東郡界中未言何縣亦未明載經注中蓋未定也水經注言濮水枝津上承濮渠東逕鉏邱縣南京相璠曰今濮陽城西南十五里有沮邱城六國時沮楚同音以爲楚邱非也然則京相璠始以濮陽有楚邱亦未指卽文公所徙之楚邱酈氏於古事舊蹟往往兩載獨此直斥其非則真非矣至唐人作括地志乃以爲在滑州衛南縣通典及元和郡縣志皆於滑州言衛文公自漕邑遷於楚邱卽衛南縣太平寰宇記於澶州衛南縣言楚邱城在縣西北四里詩曰定

之方中作于楚宮引城冢記云齊桓公築楚邱之城卽此此本括地志之說然於河南道宋州楚邱縣則又云古之戎州卽己氏之城邑景山在縣北三十里高四丈空岡在縣北三十里高一丈蓋詩云景山與京也又棠水在縣北四十五里從單州成武縣入界南行五里合泡溝詩云望楚與堂也又古楚邱城在縣北三十里詩云定之方中作于楚宮左傳隱七年戎伐凡伯于楚邱杜預注在沛陰成武縣西南是兼兩地而言之至歐陽忞輿地廣記辨成武之楚邱云漕楚邱二邑相近今拱州楚邱非衛之所遷縣有

景山景岡乃近人附會名之於是近世學者遂以楚邱在開州滑縣西成武之楚邱在今曹縣爲宋地而戎之所伐與齊之所城竟分兩地班志杜注均不足憑矣余因論之閔公二年立戴公廬於漕齊桓公使公子無虧戍曹僖公元年諸侯城楚邱封衛於是去曹而遷楚邱矣十二年爲狄難諸侯城衛楚邱之郭十八年二十一年狄皆侵衛三十一年冬狄圍衛衛遷于帝邱是必帝邱可以避狄故去楚邱而遷此若楚邱在滑縣則與帝邱接壤相去不足百里狄可圍楚邱於滑獨不可圍帝邱乎必不然矣惟楚邱在成

武爲衛之東南與宋魯接壤狄人出沒於此凡侵魯侵宋侵衛皆在於此帝邱西憑大河北擁清濟地近於漕實遠於楚邱自遷之後狄乃移患於魯宋雖文公十三年乘衛侯在會亦爲患於邊不足爲衛難矣故未遷則苦之旣遷且乘狄亂侵以報之蓋狄雖無定而出沒之地亦有常處河濟之間非其所及矣然則襄公十年宋公享晉侯于楚邱又何地乎曰卽此楚邱也杜預注戎伐召伯之楚邱爲衛地爲沛陰成武而此享晉侯之楚邱不注所以明其爲一地是時晉悼公與魯衛宋諸君會于柤遂滅偃陽柤與偃陽

俱在漢彭城國在今邳州之北自此歸國道經楚邱  
蓋由衛渡河晉文公伐曹假道於衛衛人弗許還自  
南河濟平時有事於徐兗之間其必由衛明矣時以  
偃陽與宋公故宋享之而道實不由宋故享於衛之  
楚邱不致晉侯於宋而享之者尊晉也楚邱衛之舊  
都城郭宮室必完美享之於此有行禮之地也若享  
之而迂道至宋都非所以待盟主況衛君同會假其  
地以酬與地之惠何不可乎自有鄭氏之疑遂啟後  
人不信班志之漸吾不謂然也又按元和郡縣志言  
隋開皇十六年置楚邱縣屬滑州後以曹州有楚邱

改名衛南學者信之乃考隋書地理志東郡衛南開  
皇十六年置大業初廢西濮陽入焉又有後魏平昌  
長樂二縣後齊並廢絕無置楚邱之說

載馳載驅傳載辭也傳云載之言則也

循按夏小正傳云則者盡其辭也則正是辭故箋以  
申傳正義云鄭惟載之言則爲異然則毛所謂辭者  
何辭也

言采其蠹傳蠹貝母也

循按淮南子汜論訓蠹蚩高誘注云蚩讀詩曰言采  
其茵之茵管子地員其山之旁有彼黃蠹此蠹卽茵



也

我行其野芄芄其麥傳願行衛之野麥芄芄然方盛長

箋云麥芄芄者言未收刈民將困也

循按毛言願行其野觀其麥取義於行野不取義於麥也鄭言民困麥未收刈取義於麥在野不取義於行也

考槃在澗傳考成槃樂也箋云有窮處成樂在於此澗者

循按國語成德之終也鄭康成注簫韶九成云成猶終也成字與下獨字相貫謂終樂於澗阿而不出也

刺莊公之意全在考獨二字詠之自見言此終樂於澗阿者碩人之寬大也碩人之進於德也說文諛詐也欺詐為諛之本義毛不訓釋者用本義也當時衛國在朝之臣相率而為欺詐惟此碩人不肯與同羣所以至於以獨寐寤言自矢也詩言此碩人所以以獨寐寤言自矢者由於弗諛詐也弗諛詐所以無所過無所告也箋言窮處成樂已於詩意不達至以寬為虛乏弗諛為不忘君惡適為飢軸為病全非詩意而正意乃云毛傳所說不明妄矣

齒如瓠犀傳瓠犀瓠瓣

循按爾雅作瓠棲說文棲西爲一字棲通妻妻者齊也簡閱取乎齊故六月棲棲爲簡閱貌下文戎車旣飭飭卽齊義也葉生齊則盛故梧桐之盛謂之萋萋因而心之齊一亦謂之萋有萋有苴箋云盡心力於其事是也瓠中之子排列甚齊故有棲稱詩因以比齒之齊也犀棲古通用如棲遲甘泉賦作遲遲是也鱣鮪發發傳鱣鯉也鮪鮪也

循按爾雅主於訓詁其不待訓者則不以列於篇有因釋其牝牡飛踵之名而舉之者如鵲雁麋鹿之類否則不孤列孤列非訓體也或引荀子單兼之義以

爲郭璞分鱣鯉各爲一物之證是在荀子正名篇其說云單足以喻則單單不足以喻則兼楊倞注云單物之單名也兼復名也喻曉也謂若止喻其物則謂之馬喻其毛色則謂之白馬黃馬之比楊氏此注甚明蓋荀子單兼之說以命名而言若訓釋則未有單舉本文不著一辭之理說文鱣鯉二字互訓尙書大傳江鱣大龜鄭氏注云鱣或作鱣鯉也水經注河水篇又南得鯉魚澗爾雅曰鱣鮪也出鞏穴三月則上渡龍門得渡爲龍矣不則點頷而還鱣鮪也宜是鱣鯉也皆以鱣卽是鯉惟周頌鱣鯉並舉鄭箋以大鯉解之崔豹

古今注云鯉之大者爲鱸又云兗州人呼赤鯉爲赤  
驥青鯉爲青馬黑鯉爲元駒白鯉爲白騏黃鯉爲黃  
騅鯉類非一鱸爲鯉之一種故以鯉名鱸耳郭璞謂  
毛傳爲強合正義未能辨也

及爾偕老箋云及與也我欲與汝俱至於老

循按前以爾車來箋云女復關也以女解爾字以  
復關指女則女者謂男子也我者婦人自我也我欲  
與女俱至於老婦人自言欲與男子偕老也正義以  
爲婦人述男子謂己之辭是女爲男子稱婦人我爲  
男子自我矣下信誓旦旦箋云我爲童女時女與我

言笑和柔我其以信相誓旦旦耳女我所屬分別甚  
明而正義亦反之經文遂迂曲不達

檜楫松舟傳檜柏葉松身

循按禹貢作栝栝檜一聲之轉君子于役傳云佻會  
也小雅間關傳云括會也方言秦晉之間曰猶或曰  
姑鄭氏女祝注云禴刮去也釋名釋兵矢末曰栝栝  
會也與弦會也士喪禮以組束髮爲髻又云括髮以  
麻蓋會栝皆合義所以收弁爲會弁所以收囊爲括  
囊因而合二家之市則爲僧檜之爲木合松柏二木  
而得此名故謂之檜而通於栝也樅爲松葉柏身亦

取叢聚之義叢聚猶之會合也

芄蘭之支傳芄蘭草也箋云芄蘭柔弱恒蔓延於地有所依緣則起

循按息夫躬絕命辭云涕泣流兮萑蘭張晏云萑蘭草也蔓延於地有所憑依則起臣瓚云萑蘭泣涕闌干也此芄蘭指淚而張晏直引毛鄭解之蓋芄蘭者從橫四出之態故淚之出草之蔓皆有此名芄蘭猶云汎瀾也見陸士衡弔魏武帝文 太元經陽氣親天萬物丸蘭此正蔓衍之稱矣余嘗求之田野間有所謂麻雀棺者蔓生葉長二寸橢圓上銳藤柔衍斷之白汁出實

狀如秋葵實而更霜後枯破內盈白絨準之本草諸家之說此為芄蘭也雀棺乃雀瓢之遺稱而棺音同莞爾雅名萑說文名莞也

誰謂河廣一葦杭之傳杭渡也箋云誰謂河水廣歟一葦加之則可渡之喻狹也

循按古今無以葦作舟之理一葦杭之謂一葦之長即自此岸及彼岸耳下言不容刀刀為小船言河之廣尚不及刀之長非謂乘刀而渡則不謂乘葦而渡益顯然矣渡與度通廣雅與羸徑同訓過以葦度河非以葦渡人正義云言一葦者謂一束也可以浮之

毛詩補疏卷二  
九  
水上而渡若桴筏然非一根葦也既失經義亦失毛鄭之義箋言喻狹則所謂一葦加之則可以渡之者明謂加一葦於河即可徑過未嘗言人乘於葦而浮於河也束葦果可如筏則廣亦可浮何爲喻狹邪甘心首疾傳甘厭也箋云我念思伯心不能已如人心嗜欲所貪口味不能絕也

循按厭之訓爲飽爲滿首疾人所不滿也思之至於首疾而亦不以爲苦不以爲悔若如是思之而始滿意者此毛義也甘心至首疾而不悔則思之不能已可知雖首疾而心亦甘則其思之如貪口味可知鄭申毛非易毛也

焉得諛草傳諛草令人忘憂箋云憂以生疾恐將危身欲忘之

循按崔豹古今注引董仲舒云欲忘人之憂贈之以丹棘說文蕙令人忘憂草也詩曰焉得蕙草重文作萱文選注引詩作焉得萱草以忘憂得有諛名因諛而轉爲蕙萱謂萱取義於諛可也謂諛草非草名不可也正義云諛訓爲忘非草名故傳本其意謂欲得令人善忘憂之草不謂諛爲草名不知傳言令人忘憂正指萱草言若諛僅訓爲忘則忘草爲不辭至於



木名不宜爲草故易傳以蒲爲柳然周南喬木之詩  
既以薪言楚又以薪言萑萑之爲草同於蒲蒲草何  
碍於薪之有釋文引孫毓云蒲草之聲不與戍許相  
協箋義爲長二蒲之音未詳其異陸氏已疑之矣箋  
之易傳非爲此也箋解揚之水不流束薪云激揚之  
水至湍迅而不能流移束薪若蒲草何不可移動惟  
牡荆楊柳之木析之爲束粗而且重乃非激揚之水  
所流毛以不流爲反辭箋既易傳爲實辭故易蒲草  
爲蒲柳耳

中谷有萋曠其乾矣傳曠菸貌陸草生於谷中傷於水

循按正義云萋草宜生高陸之地今乃生於谷中爲  
谷水浸之故乾燥而將死竊疑水浸何轉乾燥將死  
正義又云由菸死而至於乾燥以曠爲菸也其三章  
曠其濕矣箋云雖之傷於水始則濕中而脩久而乾  
其說亦不明余自壬戌家居樓遲湖水之間每歲水  
溢凡花草蔬稻之類水溢滅頂者卽爛盡惟高出於  
水枝葉浮於水外華而秀秀而實隨水而長不遽爛  
死俟水退去或踏或立值秋陽暴之則立時枯委自  
驗十數年乃知凡草殺傷於水者不菸於濕而菸於  
乾因歎詩人詠物之工然則三章乃倒說始而溼繼

而脩繼而乾非始之溼則不菸非繼之脩則不俟乾而早菸非終之乾則始雖傷於溼尚不至菸脩卽長也不必解爲且乾矣

尚無爲傳尚無成人爲也箋云言我幼稚之時庶幾於無所爲謂軍役之事也

循按爲之訓通於用見郊特牲注爲之文通於僞見秦風采芴正義

下尚無造傳云造爲也尚無庸傳云庸用也爲造庸三字義通蓋謂其時風俗人心尚無詐僞自用之事成人爲者荀子云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謂之僞楊倛注云僞爲也矯也凡非天性而人作爲之者皆謂

之僞毛公承荀子之學當卽本其說以爲之說成人

爲者言人所作爲而成之者也鄭以爲軍役之事爲

之訓亦通於役見表記注故以軍役解爲字然與毛義殊

矣正義不明其說以傳言尚無成人爲也解作庶幾

無此成人之所爲且謂軍役之事申述傳意是以成

人爲成人有德之成人夫失毛旨箋解爲爲役則庸

不可訓用故改訓爲勞勞之義通於役用之義通於

僞毛鄭固不同矣

終遠兄弟傳兄弟之道已相遠矣箋云今已遠棄親族

矣



循按終之爲言盡也傳箋己字乃解終字終遠兄弟者已遠兄弟也正義云王終是遠於兄弟義轉晦毳衣如菘傳菘離也蘆之初生者也箋云菘亂也

循按菘亂之訓見於釋草不當重見於釋言蓋鄭引釋草而後人復摭取傳箋之訓以附入爾雅不然何釋言兩訓毛鄭乃各當其一邪

邱中有麻彼畱子嗟傳邱中墮墉之處盡有麻麥草木乃彼子嗟之所治箋云子嗟放逐於朝去治卑賤之職而有功所在則治理所以爲賢

循按正義區分毛鄭之異謂傳義在未放逐之前箋義在既放逐之後細審之未見其然治職有功乃箋之說正義引入毛義毛固無此義也

無踰我里無折我樹杞箋云仲初請曰君將與之臣請事之君若不與臣請除之

循按左傳此爲公子呂之言鄭引之誤耳正義爲之辭云仲當亦有此言故引之以爲祭仲諫迂矣

將叔無狃傳狃習也箋云狃復也  
循按正義云鄭惟以狃爲復餘同謂此不同於毛也又云釋言云狃復也孫炎曰狃伏前事復爲也復亦貫習之意故傳以狃爲習然則狃習復三字義實相

成而前乃以為異何邪

**序**公子素

循按公之子稱公子鄭文公之子詳見宣公三年左傳子華子臧皆不賢得罪死公子蘭即穆公公子俞彌早卒公子瑕為洩駕所惡奔楚死於周氏之汪公子士儻二十年帥師入滑後攝父事朝楚楚人酖之死於葉以諸公子考之士與素聲相轉公子素蓋公子士也觀其入滑朝楚非碌碌者故能賦詩刺高克楚人酖之當亦忌其才虞其得立也素與華瑕正同類士為素之變或本素字殘缺僅存上字頭而譌作

士可用以互證

明星有爛傳言小星已不見也箋云明星尚爛爛然早

於別色時

循按但見明星之爛則小星已不見兩說相成箋言別色假此二字言天未明耳正義本玉藻之文而以早朝說之箋未必有此義

弋言加之與子宜之傳宜肴也箋云宜乎

我燕樂賓客而飲酒

循按肴與穀同賓之初筵傳云穀豆實也說文肴啖也宜字無肴義上言弋鳧與雁此云弋即上弋也此

毛詩補疏卷三 五  
言與子宜之卽下宜言飲酒之宜也傳謂既弋既加則宜用爲豆實以飲酒相樂非以肴訓宜也箋申毛義而云宜乎我燕樂賓客而飲酒宜乎二字正承上宜字知傳云宜肴正宜此飲酒之肴也後人不知毛義誤以爲以肴訓宜而孱入爾雅與粢餐渝變夷悅等並列竟以肴字爲宜字之訓矣李巡云宜飲酒之肴則不以肴字爲宜之訓並言飲酒而括其辭知毛氏之義矣

不見子都傳子都世之美好者也箋云人之好美色不往覩子都 不見子充傳子充良人也

循按孟子云不知子都之姣者無目者也毛言世之美好者與孟子同趙岐注孟子云子都古之姣好者矣也詩云不見子都乃見狂且蓋孟子深於詩其稱子都正本於詩而與易牙師曠並舉則子都實有其人矣毛又以子充爲良人當亦有其人今不可考耳  
山有橋松傳有游龍傳松木也龍紅草也箋云游龍猶放縱也橋松在山上喻忽無恩澤於大臣也

循按橋松之義傳箋無明文正義則分別之言毛以爲山上有喬高之松木鄭以爲山上有枯槁之松木所以爲喬爲槁之別則又不詳釋文云橋本亦作喬

毛作橋王云高也鄭作槁枯槁也今為推之以首章傳言高下大小各得其宜知橋之為喬也箋言喻忽無恩澤無澤是枯槁也呂氏春秋介立篇引介子推所賦詩云四蛇從之得其雨露一蛇羞之橋死于中野橋死對上雨露則橋死正是槁死然則橋自通有槁義不煩改字也傳以紅解龍申之云草也箋連云紅草毛不爾

俟我乎巷兮傳巷門外也

循按說文云巷里中道从甹从共皆在邑中所共也五鄰二十五家為里眾戶集聚則兩畔皆屋門東西

相向或南其間通行之路為巷道在里中即在兩畔

居民之門外故傳以門外為巷也

子寧不嗣音傳嗣習也古者教以詩樂誦之歌之絃之舞之箋云嗣續也女會不傳聲問我以恩責其忘已

循按以嗣音為習音不免拘蹙非詩人之旨箋故易之也正義言易傳之故而舉下文子寧不來為說以為下言不來不言來有所學則此言不嗣音不宜為習樂殊失箋義邱中有麻首言將其來施施次言將其來食食與施施豈須一例邪至子寧不來傳云不來者言不一來也箋固無異辭正義則分之云毛意

以爲責其不一來習業鄭當謂不來見己益爲拘俗矣

方秉蘭兮傳蘭也

循按漢書地理志引詩云方秉菅兮顏師古注云菅蘭也一切經音義引聲類云蕪蘭也又引說文云蕪

香草也出吳林山

今說文本  
缺香字

山海經中山經吳林之

山其中多蕪草郭璞注云蕪亦菅字蕪蘭字同菅其假借也太平御覽引韓詩傳云三月桃花水下之時士與女方秉蘭兮秉執也當此盛流之時衆士與衆女方執蘭而拂除又後漢書注引薛君韓詩章句云

鄭國之俗二月上巳之溱洧兩水之上招魂續魄秉蘭草祓除不祥故詩人願與所悅者俱往也韓詩直以秉蘭爲秉蘭與毛不異釋文引韓詩云蓮也此當爲陳風有蒲與蘭之注陸德明誤載於此

伊其相謔傳云因相與戲謔行夫婦事

循按謔豈必是行夫婦之事鄭之解經每爲此汙褻之語毛無是也

贈之以勺藥傳勺藥香草傳云其別則送女以勺藥結

恩情也

循按釋文引韓詩云離草也言將離別贈收草也古

今注載董仲舒答牛亨問云勺藥一名可離故將別以贈之箋言其別則送以勺藥蓋古之相傳然也廣雅學夷勺藥也學夷卽離之緩聲上林賦云宜笑的樂索隱引郭璞云鮮明貌也又明月珠子玳瑁江靡索隱引應劭云其光輝照於江邊也張衡思元賦云離朱唇而微笑兮顏的礫以遺光注云明貌左思蜀都賦云暉麗灼爍劉淵林注云艷色也魏都賦云丹瀉凌波而的礫注云光明也勺藥之華鮮艷外著其稱勺藥猶灼爍也勺藥又爲調和之名上林賦云勺藥之和具而後御之文穎云勺藥五味之和也韋昭

云勺藥和齊鹹酸美味也

見七發注

枚乘七發云勺藥之

醬張衡南都賦云歸雁鳴鷄香稻蠶魚以爲勺藥呂氏春秋本生紀高誘注云鄭國淫辟男女私會於溱洧之上有綯盼之樂勺藥之和是則以詩人贈勺取義於和鄭氏以勺與約同聲假借爲結約故云結恩情正義云贈送之勺藥之草結其恩情以爲信約此最得箋義而說之未明古人棗取於早栗取於慄多假聲音以取義取勺藥爲結約與取勺藥爲調和其假借一也

無庶予子憎傳卿大夫朝會於君朝聽政夕歸治其家

事無庶子子憎無見惡於夫人箋云庶衆也無使衆臣  
以我故憎惡於子

循按卿大夫以下十六字自解會且歸矣句無見惡  
於夫人解無庶子子憎推經義是無多子子以憎故  
定本作與子憎子與同也箋以庶指衆臣子訓爲我  
未必卽毛義

子之昌兮傳昌盛也箋云昌佼好貌  
循按昌訓盛其常也史記引皋陶謨作禹拜美言以  
美代昌是昌有美義佼好卽美之謂也

必告父母傳必告父母廟箋云取妻之禮議於生者卜

於死者此之謂告

循按經言父母傳言廟者以惠公仲子俱歿桓娶文  
姜無父母可告故以爲告廟耳箋言生死則廣其所  
未言也

要之褻之傳要褻也

循按要爲身中之名加衣作褻則爲裳要褻可省爲  
要以褻訓要明其非要約之要爲裳要之褻也說文  
無褻字學者謂宜作要要也且引虛虛也爲證虛徐  
也之爲虛虛也尚有兩本之疑此要褻也別無要要  
也之文徒以說文無褻則說文亦無藺亦將改藺藺

也爲蘭蘭也乎正義明云字宜從衣故云要褱也毛公時自有褱字褱可訓要要訓要無所爲訓矣易傳蒙者蒙也比者比也剝者剝也上爲卦名以字義釋卦名非他訓詁可例如以要訓要以虛訓虛吾不知上字何指下字又何指顧上一字卽指經文之虛字要字又以虛字要字解之人何知之不如不解矣如云上一字爲邱虛爲身要下一字爲空虛爲裳要則經之本文固不爲邱虛爲身要今強坐之而爲此模糊鶻突之解恐古無是體也說文已已也上爲巳午之已下爲己止之己亦未可證

桑者閑閑兮傳閑閑然男女無別往來之貌 桑者泄

泄兮傳泄泄多人之貌

循按閑閑當以皇矣篇閑閑參之泄泄當以板篇泄泄參之臨衝閑閑傳訓動搖此言往來之貌亦動搖意也泄泄猶沓沓也嘽沓背憎傳云嘽猶嘽嘽沓猶沓沓釋文嘽說文作傳聚也沓說文云語多沓沓也語多人多正相近邶風泄泄其羽傳云雄雉見雌雉飛而鼓其翼泄泄然此泄泄海賦作洩洩爲飛翔之貌左傳其樂也洩洩和樂亦合義則雉飛之泄泄正取於沓沓沓者合也廣雅作𪗇𪗇



毛詩補疏卷三  
十一  
胡瞻爾庭有縣鶉兮傳鶉鳥也

循按山井鼎七經孟子考文作小鳥也鶉之爲鳥人所共知此獨訓小鳥明其爲鶉鶉之鶉莊子徐無鬼云未嘗好田而鶉生于突本是詩以爲說也

從子于鵠傳鵠曲沃邑也

循按成十三年左傳焚我箕郛郛蓋卽鵠

椒聊之實蕃衍盈升傳椒聊椒也箋云椒之性芳香而少實今一椽之實蕃衍滿升非其常也

循按一椽二字訓聊字也經言椒聊是言椒之椽故依其文解之爲一椽之實正義未得此旨蓋以聊爲

語助故也爾雅釋木杲者聊杲卽謂椽本草經云蔓

椒一名家椒與蜀椒別陶隱居云俗呼爲椽椽卽杲

字傳言椒聊椒也固不以聊爲語助

遠條且傳言聲之遠聞也

循按詩以椒氣之遠長比桓叔聲譽之遠聞而聲譽之遠聞則由德之廣博毛傳簡妙箋於前章明之云椒之氣日益遠長似桓叔之德彌廣博又解碩大無朋云大謂德美廣博也是聲之遠由於德之廣德而有朋則私而不厚惟無朋故篤厚惟篤厚則所及者遠故傳於次章末明椒聊遠條之所喻也樂記感條

暢之氣暢之義為長故條有長義考文作脩非是

其葉湑湑傳湑湑枝葉不相比也其葉菁菁傳菁菁

盛也箋云菁菁稀少之貌

循按毛讀湑湑為疏疏故為不相比湑之為疏猶巾車注讀疏為摺也鄭讀菁菁為精精故為稀少廣雅訓精為小李善注文選風賦云精與菁古字通小雅零露湑兮傳云湑湑然蕭上露貌此亦謂疏疏也灤灤則蕃泥泥則霑濡濃濃則厚由疏少而蕃言露珠也既溼於蕭不見珠粒見霑濡矣霑濡之始尚薄既而則厚知首章以疏言也

胡不飲焉傳飲助也箋云何不相推飲而助之

循按次且一聲之轉飲之為助猶趨之與起正義謂非訓次為助以飲為古次字欲使相推以次第助之此據箋推飲而助之說以解傳也然傳明以助訓飲

箋以推飲並言儒行注云推舉也舉猶與也周禮師氏注故

書舉為與易物與无妄虞仲翔注與猶舉也與猶助也見戰國策呂氏春秋注以推

明飲正是以助明飲耳

羔裘豹祛傳祛袂也本末不同在位與民異心箋云羔

裘豹祛在位卿大夫之服也

循按此傳箋異義也毛以裘與祛本末不同比在位

與民異心鄭以羔裘豹祛實指卿大夫之服而言  
豈無他人維子之故箋云此民卿大夫采邑之民也故  
云豈無他人可歸往者乎我不去者乃念子故舊之人  
豈無他人維子之好箋云我不去而歸往他人者乃  
念子而愛好之也民之厚如此亦唐之遺風

循按采邑者世祿之家民爲采邑之民則非一世所  
以有故舊之念此時卿大夫困苦其民是大夫之於  
民已不念故而民則念故也是大夫之於民已不念  
好而民則念好也大夫愈困苦其民民愈念故念好  
故曰民之厚如此此箋之義也正義云箋以民與大

夫尊卑縣隔不應得有故舊恩好是此卿大夫采邑  
之民以卿大夫世食采邑在位者幼少未仕之時與  
此民相親相愛故稱好也求之於箋絕非此義

今者不樂逝者其耄傳耄老也八十曰耄箋云今者不  
於此君之朝自樂謂仕焉而去仕他國其徒自使老  
循按秦仲有車馬禮樂之盛秦人極言其樂耳逝謂  
年歲之逝言時易去而老也以樂爲仕以逝爲去國  
此鄭之說也非毛義也

公之媚子從公于狩傳能以道媚於上下者冬獵曰狩  
箋云媚於上下者謂使君臣和合也此人從公往狩言

襄公親賢

循按以道媚於上下之人則必不從君於非禮今日  
之狩而媚子從之蓋以天子所命王國之典禮非尊  
常田獵之比也傳訓冬獵曰狩明此狩之爲典禮耳  
箋言襄公親賢非毛義

駕我騏驎傳騏驎文也

循按釋文騏音其馬騏文也正義云色之青黑者名  
爲綦馬名爲騏知其色作綦文然則毛傳本作騏綦  
文也陸本作騏文與正義本不同今正義本作騏文  
則陸本也乃曹風尸鳩其弁伊騏傳云騏騏文也釋

文騏音其綦文也則陸本彼處正作綦文與此正義  
同而尸鳩正義云馬之青黑色者謂之騏此字從焉  
則謂弁色如騏馬之文也則彼正義轉作騏文余爲  
論之尸鳩作騏騏文也小戎作騏綦文也正義本不  
誤陸於尸鳩作綦文小戎作騏文當互誤耳何也小  
戎之騏馬也馬名騏正不知騏爲何解而漫訓以騏  
文騏爲何騏文將焉附惟綦爲青黑色之名鄭風縞  
衣綦巾傳已訓云蒼艾色則此云綦文知其爲蒼艾  
色之文矣綦而曰文者蒼艾則兩色相合相雜爲文  
說文云騏馬青驪文如博棋也棋黑白各半其布於

局則二色相錯是馬之色蓋青與黑圓迹相雜故曰青驪文如博棋馬青黑色名駟青黑而文若鱗者名驪鬣鬣者又名騏騏之異在文如博棋故曰綦文綦文卽棋文也尸鳩之騏弁也弁之文如騏馬之文故名騏弁而傳以騏馬之文明之以綦文見馬之色以騏文見弁之色以騏文明騏弁之文可也以騏文明騏馬之文不可也知小戎傳必作綦文正義是而釋文非也

駟驪是驂傳黃馬黑喙曰駟

循按爾雅云白馬黑脣駟黑喙駟駟冒上白馬爲名

孫炎本駟作特言與牛同稱見爾雅釋文特本黃牛黑脣

之名爾雅白馬疑古作黃馬故毛傳云黃馬也特爲黃馬黑脣之名故小雅傳準此謂特爲黃牛黑脣說文駟黃馬黑喙亦作黃不作白郭璞言淺黃色蓋調停於黃白之間恐非古義

**序**蒹葭刺襄公也未能用周禮將無以固其國焉

循按蒹葭考槃皆遜世高隱之辭而序則云考槃刺莊公蒹葭刺襄公此說者所以疑序也嘗觀序之言刺如氓靜女刺時簡兮刺不用賢芄蘭刺惠公匏有苦葉雄雉刺衛宣公君子于役刺平王叔于田大叔

于田刺莊公羔裘刺朝還刺荒著刺時不親迎葛屨  
刺褊汾沮洳刺儉十畝之間刺時伐檀刺貪蟋蟀刺  
晉僖公山有樞椒聊刺晉昭公有杖之杜刺晉武公  
葛生采苓刺晉獻公宛邱刺陳幽公蜉蝣刺奢尸鳩  
刺不壹祈父白駒黃鳥刺宣王賓之初筵衛武公刺  
時魚藻采菽黍苗隰桑瓠葉刺幽王抑衛武公刺厲  
王求之詩文不見刺意惟其爲刺詩而詩中不見有  
刺意此三百篇所以溫柔敦厚可以興可以觀可以  
羣可以怨也後世之刺人一本於私雖君父不難於  
指斥以自鳴其直學詩三百於序既知其爲刺某某  
之詩矣而諷味其詩文則婉曲而不直言寄托而多  
隱語故其言足以感人而不以自禍卽如節南山雨  
無正小弁等作亦惻怛纏綿不傷於直所以爲千古  
事父事君之法也若使所刺在此詩中卽明白言之  
不待讀序卽知其爲刺某人之作則何以爲主文譎  
諫而不訐溫柔敦厚而不愚二語李  
行脩說人之多辟無自  
立辟洩治所以見非於聖人也宋明之人不知詩教  
士大夫以理自持以倖直抵觸其君相習成風性情  
全失而疑小序者遂相率而起余謂小序之有裨于  
詩至切至要特詳論於此

有條有梅傳條栳梅栳也

循按爾雅釋木云柚條說文亦云柚條也似橙而酢

夏書曰厥包橘柚毛傳作栳以詩考之詩為秦風宜

詠其土地所出柚貢於揚州渡淮而北即化為枳見

子湯問篇作栳為是又以說文考之古由旨二字相通鄭

風左旋右抽說文手部引之作左旋右指然則从旨

从由本可相通廣雅迪蹈也蹈足从旨迪是从由二

字為訓亦一證矣說文無栳而有柚柚即栳也別有

櫛字列子湯問篇言柚之狀而字正作櫛然則橘柚

之柚宜作櫛而條柚之柚即栳字條栳猶條柚也說

文以昆侖河隅之長木訓櫛以似橙味酢繫柚字下

亦又引禹貢橘柚為不可通於栳或曰栳柚既相通則

曷不以毛傳之栳為橘柚之柚如埤雅人君道化之

說埤雅云柚渡淮而為枳梅變而成杏今終南之所

生有條有梅而材實成焉山之所以美化乃在乎

此以譬則人君以道化也然條為橘柚是必梅為英梅今傳訓梅

為栳則毛義自以栳釋條不作橘柚解也詩言梅者

四召南小雅皆無傳此與陳風皆訓栳召南其實七

其實三小雅與栗並稱嘉卉則豆實乾潦之梅說文

某酸果也是也說文梅栳二字互訓史記司馬相如

傳注云栳葉似桑顏師古注漢書云栳今所謂楠木

是也陸璣疏於標有梅言杏類暴乾爲腊置羹臠壘中於有條有梅言皮葉似豫章荊州人曰梅分別甚明郭璞注梅枌云似杏實酢此直以薦豆和羹之實爲枌木實矣南山經序勺之山其上多梓枌郭璞注云枌大木葉似桑今作楠爾雅以爲梅此是也注爾雅誤耳說文以似橙而酢屬諸柚條與郭璞以似杏實酢屬諸梅枌其誤同矣

有紀有堂傳紀基也堂畢道平如堂也傳云畢也堂也亦高大之山所宜有也畢終南山之道名邊如堂之牆然

循按釋文云紀亦作岷正義云集注本作岷定本作紀紀乃岷之假借字也毛公於陟岷訓山有草木於此訓基余爲論之前有條有梅以草木言此有紀有堂以平地言終南雖高峻其平處亦有岷有堂岷堂無草木者也以此證彼無草木爲岷有草木爲岷毛傳當與爾雅說文同爾雅釋邱畢堂牆謂畢爲堂之牆堂爲畢中間之道中間道平如堂兩畔崖高如牆毛云畢道平如堂據其平處解經之堂也箋因傳言畢故用爾雅解畢爲兩邊之如牆云道平如堂云邊如堂之牆互相發明兩無不足堂本平定本作平如



毛詩補疏卷三  
堂正義云畢道如堂有平字與否一也經云有岷有堂正以平處無草木言之矣

**序**黃鳥哀三良也國人刺穆公以人從死**箋**從死自殺以從死

臨其穴惴惴其慄**傳**惴惴懼也**箋**云秦人哀傷此奄息之死臨視其壙皆爲之悼慄

循按三良之死以爲自殺者應劭注漢書云秦穆公與羣臣飲酒酣言曰生共此樂死共此哀於是奄息仲行鍼虎許諾及公薨皆從死箋謂三良自殺從死故以惴惴爲秦人臨視其壙者爲之悼慄然序稱穆

公以人從死則殺三良者乃穆公左傳亦言以子車氏之三子爲殉與序合毛訓惴惴爲懼自謂三良若秦人臨三良之壙止宜哀不必懼誠是三人許諾自殺且已死而臨其壙何欲百身以贖之左傳言秦收其良以死君子知秦之不復東征秦蒙毅對使臣云昔者秦穆公殺三良而死故立號曰繆三子非自殺審矣王仲宣曹子建均有詩曹以臨穴爲登三良墓之人王則以臨穴呼天爲三子之妻子兄弟皆從箋而推之耳

於我乎夏屋渠渠**傳**夏大也**箋**云屋具也

循按傳不解屋謂屋宇也夏屋謂寢廟古燕食之禮  
行於寢廟言夏屋舉燕食之地也正義謂言飲食之  
事不得言屋宅不知徒言飲食轉無以見其爲燕食  
也

宛邱之上兮傳四方高中央下曰宛邱

循按爾雅宛中宛邱邱背有邱爲負邱又云邱上有  
邱爲宛邱邱上有邱卽邱背有邱宛邱旣曰宛中矣  
不應又混於負邱邱上有邱爲宛邱七字當是羨文  
釋名中央下曰宛邱有邱宛宛如偃器也涇上有一  
泉水亦是也此發明宛中之訓若絕無邱上有邱之

說者郭璞以邱上有邱之羨文解宛中爲中央高峻  
非其義矣爾雅釋山又云宛中隆注以爲山中央高  
亦非也說文宛屈草自覆也宛有屈義蓋邱雖高而  
中有屈曲望之如龍蛇蜿蜒曲凡邱山中央高者邱卽  
名邱山卽名山無別名也惟中央宛曲則在山爲隆  
在邱爲宛邱且凡從宛之字均有曲義馬屈足爲踠  
貌委曲爲婉日將莫爲晚晚爲目深謂目上下高中  
深正與宛邱同履之庠者爲鞞削物爲剡小孔貌爲  
窓皆取於卑坳可爲宛邱例矣隆从降从生故亦有  
屈曲之義方言云車枸簾或謂之簠籠或謂之隆屈

郭注以爲車弓車弓卽蓋弓弓之爲狀中央宛曲車  
蓋似之釋名云弓穹也張之穹隆然也簫弣之間曰  
淵淵宛也言宛曲也弓之形高下屈曲故曰穹隆曰  
宛曲蓋弓似之曰隆屈司馬相如大人賦說赤螭青  
蛇之狀曰宛蜒低卬又曰詘折隆窮宛中之名宛名  
隆義得相通於此可會也

東門之粉傳粉白榆也

循按白色之名通作分聲粉爲鉛所成其色白羊之  
白者名粉素問六元政紀大論寒霧結爲霜雪王冰  
云霧音紛寒霧白氣也蓋分訓別古讀若班與白爲

一音之轉而白之於五色亦主分別之義也

越以醜邁傳醜數傳云醜總也

循按召南素絲五總傳云總數也商頌醜假無言傳  
云醜總也箋本傳以申之

鴟鴞鴟鴞傳鴟鴞鷓鴣也

循按傳於子口卒瘞下解云手病口病故能免乎大  
鳥之難是傳以鴟鴞爲小鳥也韓詩外傳云鴟鴞鷓  
鴞鳥名也鴟鴞所以愛養其子者適所以病之愛養  
其子者謂堅固其窠巢病之者不知托於大樹茂枝  
反敷之葦蒿風至蒿折巢覆有子則死有卵則破是

其病也

文選注

說苑載客說孟嘗君云臣嘗見鷦鷯巢

葦之苕鴻毛著之已建之安工女不能為可以謂完

堅矣大風至則苕折卵破者其所托者使然也二說

相類而一云鷦鷯一云鷦鷯是鷦鷯即鷦鷯也荀子

勸學篇云南方有鳥名曰蒙鳩以羽為巢編之以髮

繫以葦苕風至苕折卵破子死巢非不完也所繫者

然也蒙鳩猶言憊雀謝侍郎墉云蒙鳩大戴禮作蛟

鳩方言作蔑雀蒙蛟蔑一聲之轉皆謂細也

侍郎刻輯校荀

子二鷦鷯即鷦鷯說文以訓桃蟲郭璞以為桃雀故

易林云桃雀竊脂巢於小枝搖動不安為風所吹則

桃蟲鷦鷯鷦鷯一物也物之以鷦稱者多通名鷦伯

趙名百鷦又名鷦蟬名蜉蚋又名蚋螻此鷦鷯一名

鷦鷯亦其類矣

有敦瓜苦烝在栗薪傳敦猶專專也烝衆也言我心苦

事又苦也傳云瓜之瓣有苦者以喻其心苦也烝塵栗

析也言君子又久見使析薪於事尤苦也古者聲栗裂

同也

循按以栗為析箋易傳也瓜之苦喻心苦烝在栗薪

何以喻事苦釋文引韓詩作漻漻即蓼字周頌子又

集于蓼毛傳云言辛苦也蓼為辛苦之菜而瓜繫於

其言補疏卷三  
其上故喻心苦事又苦心苦謂瓜瓣之苦事苦謂集  
於蓼之苦毛本當作烝在蓼薪與韓詩同鄭所見本  
己作栗遂讀爲裂以析薪爲實指所苦之事失毛義  
傳以敦爲專專謂專於此而不移也箋云專專如瓜  
之繫綴焉亦非以專專爲瓜蔓前章敦彼獨宿箋云  
敦敦然獨宿於車下卽用此專專之說也正義謂敦  
是瓜之繫蔓之貌故轉爲專謂瓜繫於蔓專專然亦  
未明

赤鳥几几傳几几絢貌箋云履赤鳥几几然

循按說文手部擊固也讀若詩赤鳥擊擊己部喬讀  
若詩云赤鳥己己几有踞義鳥上之絢取義於拘在  
屨頭所以爲行戒其象拘直故曰几几拘直卽有固  
義几几擊擊同也張仲景傷寒論云太陽病項背強  
几几項背強則拘直不能左右動搖正與屨上絢相  
似仲景用几几二字正同於詩撰音釋者以几几音  
殊說文卷三有几字云鳥之短羽飛几几也象形讀  
若殊此與項背強之義不合注仲景書者誤也廣雅  
以几几爲盛貌蓋見毛傳以赤鳥爲人君之盛屨故  
以几几爲盛然毛以几几狀絢其狀物之工未之能  
喻也



漢縣之郁夷也顏師古不明班氏之指謂郁夷卽是周道之名韓毛皆不然矣又班志言齊地云臨菑名營邱故齊詩曰子之營兮遭我乎嶼之間兮又曰埃我於著乎爾此亦其舒緩之體也營毛詩作還爲便捷之貌韓詩作姸好貌營還姸通志謂邱之取名爲營猶詩稱子之營非謂子之營兮卽是營邱其謂齊詩謂齊國之詩非三家齊轅固生之齊詩其引侯我于著與遇我乎嶼之間見其從容言語故爲舒緩之體而顏師古則云毛詩作還齊詩作營之往也言往適營邱而相逢於嶼山又云著地名卽濟南郡著縣

也子之營與子之茂子之昌並言侯于著與侯于堂侯于庭並言營著爲地名茂昌堂庭其亦地乎不足辨也嶼蓋猗之別體釋文言崔靈恩集注作嶼靈恩爲毛詩者也作嶼者非轅固生之詩也齊詩魏代已亡師古因班氏表齊詩之目故臆謂齊詩作營望其文而爲之辭耳他如汝墳傳訓墳爲大防水經注以濱爲澗水爰有寒泉在浚之下傳言浚衛邑寒泉則不可知者也水經注謂瓠子水會濮水東逕浚城南西北去濮陽三十五里城側有寒泉岡卽詩所謂通典因謂寒泉在濮陽縣東南有古浚城太平寰宇記

則謂寒泉阪在開封浚儀縣西六十里卽詩之寒泉其水冬夏常冷歐陽忞輿地廣記亦云開封縣有浚溝詩所謂浚郊浚都祥符縣北有浚水寒泉阪不知後世名岡名陂取號於古不得轉以之證古也元豐九域志開德府有旄邱曹州濟陰郡寃句四鄉有瀾溝太平寰宇記言寃句縣大瀾溝卽詩出宿于濟飲餞于瀾箋言于言猶涕瀾未聞遠近同異而寰宇記引趙記柏人有于言山在邢州堯山縣卽隋地理志襄國郡內邱之于言山乃寰宇記又言澶州衛縣有于城卽衛詩出宿于于思須與漕箋第云自衛而來

所經邑水經注濮水逕長垣祭城濮渠又東逕須城北劉昭注郡國志言衛作新臺在東郡陽平縣北水經注謂河水東逕鄆城縣北河之南岸有新城南岸有新臺鴻基衛宣公所築劉昭又引博物記桑中在東郡通典汲郡衛縣有上宮臺程大昌演蕃露則謂孟子之滕館於上宮引詩要我乎上宮太平寰宇記又謂澶州臨河縣復關堤在縣南三百步黃河北岸衛詩乘彼坵垣以望復關卽此凡此皆後世名不足以釋詩

況也永歎傳況茲箋云雖有善同門來茲對之長歎而



已  
循按出車箋解僕夫況瘁云況茲也御夫則茲益惟  
悴用此傳之訓而申云滋益則是況之訓爲滋益滋  
茲皆有益義也邶風泉水茲之永歎以此傳推之茲  
之永歎猶云況也永歎乃泉水箋云茲此也思此而  
長歎此箋云來茲對之長歎而已雖用傳訓況爲茲  
而仍解茲爲此則與傳異義也晉語丕豹對里克曰  
今子曰中立況固其謀韋昭注云況益也孟子而況  
得而臣之乎言友且不可而益而爲臣得乎卽滋益  
不止之辭

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傳丁丁伐木聲也嚶嚶驚懼也箋

云丁丁嚶嚶相切直也言昔日未居位在農之時與友  
生于山巖伐木爲勤苦之事猶以道德相切正也嚶嚶  
兩鳥聲也傳伐木許許傳許許柿貌

循按傳以丁丁爲伐木聲嚶嚶爲驚懼則因伐木而  
驚懼因驚懼而遷喬旣遷於喬又呼其友故傳解嚶  
其鳴矣猶求友聲云君子雖遷高位不可以忘其友  
朋至此始言及友朋但言不可忘友相切直之義箋  
言之傳無之也至箋言昔日未居位在農之時此亦  
汎說正義則云鄭以爲此章追本文王幼少之時結

友之事言文王昔日未居位之時與友生伐木於山  
阪文王幼時何曾爲農又何伐木之有首章伐木丁  
丁與鳥鳴嚶嚶相貫二三章言伐木第因首章而類  
言之正義云毛以爲伐木其柿許許然故鳥驚而飛  
去傳以驚懼明嚶嚶非明許許也

有酒清我無酒酤我坎坎鼓我蹲蹲舞我迨我暇矣  
云王有酒則涕茵之王無酒酤買之爲我擊鼓坎坎然  
爲我興舞蹲蹲然王曰及我今之間暇  
循按五我字一貫爲屬文之法鄭氏拙於屬文而以  
上四我字爲族人下一我字爲王正義謂傳亦然誣

矣

俾爾戩穀罄無不宜受天百祿降爾遐福維日不足  
戩福穀祿罄盡也箋云天使女所福祿之人謂羣臣也  
遐遠也天又下子女以廣遠之福使天下溥蒙之

循按俾爾戩穀直謂予爾福祿俾爾遐福直謂予爾  
遠福不必增出臣民箋義非傳有也盡無不宜橫言  
之維日不足縱言之

我出我車箋云上我我殷王也下我將率自謂也  
循按鄭氏不明屬文之法每於我字破碎解之若一  
我殷王一我將率豈復詩人之旨傳不然也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王事靡盬憂我父母箋云杞非常菜也而升北山采之託有事以望君子

循按父母即君子之父母上章我心傷悲箋言念其君子故此章因念君子言君子未歸不特我念之並我父母亦憂之正義則以為婦人稱夫為父母引日月父兮母兮為證乃日月父兮母兮之文箋云已尊之如父親之如母乃反遇我不終彼箋義謂詩極言之非真以夫為父母然且未必當詩人之旨亦非必合毛傳之義若此詩直云憂我父母與父兮母兮辭氣已自不同此詩無容極言之也正義引日月箋以當此詩傳箋之義於此失之並失彼箋之義也

**魴鱧傳** 鱧 魴也

循按毛傳於鱧訓鯉於魴訓鮎則鱧亦必訓鮎正義言諸本或作鱧鮎是唐初之本有作鮎者是也改鮎為魴緣郭注而誤耳魴自是鱸與鱧別鱸自為首戴七星之魚非鱧也

北山有萊傳 萊草也

循按爾雅釐蔓華說文萊蔓華也萊釐古字通詩貽我來牟劉向封事引作貽我釐牟書帝告釐沃一作來沃是也釐即藜故玉篇以藜訓萊月令孟春行秋

毛詩補疏卷四  
六  
令藜莠蓬蒿並興管子封禪篇云嘉禾不生而蓬蒿  
藜莠茂蓋田畝荒穢故生此諸草十月之交言汙萊  
周禮地官言萊田蓋不耕治則荒草生藜莠之類也  
言萊以概諸草正義以為草之總名則非矣

**序**有其義而忘其辭

循按他序首言章句如正義標南有嘉魚四章章四  
句至其之可知章句舊在序首後人分係各篇之末  
也六笙詩不言章句而係之云有其義而亡其辭然  
則小序作於笙詩既亡之後故六詩之序均就篇題  
為解所謂有其義也

汎汎楊舟載沈載浮傳楊木為舟載沈亦浮載浮亦浮

**箋**云舟者沈物亦載浮物亦載

循按傳箋明以載為承載之載汎汎浮也傳兩亦浮  
解汎汎言此楊舟無論所載者為沈物浮物而皆汎  
汎也箋恐載沈載浮之說不明故以沈浮為所載之  
物可謂明矣乃正義引載馳載驅之例以載為則又  
謂傳言載沈亦浮箋云沈物亦載以載解義非經中  
之載若然經宜云則沈則浮舟可云則沈乎傳箋正  
以則沈則浮未可解經故詳切明之正義不得其故  
且沒傳箋體物之工亦妄矣經言則沈則浮是浮沈

屬舟解作則載沈物則載浮物不且於經文為添設乎

馱彼飛隼箋云隼急疾之鳥也

循按春官司常職云鳥隼曰旃爾雅錯革鳥曰旃孫炎云革急也畫急疾之鳥於繆也本爾雅革鳥故云急疾耳說文於隼字下重文作隼云隼或从隹一曰鷩字許氏蓋以隼隼同字定為祝鳩故玉篇云隼祝鳩也而隼字又通於鷩管子君臣篇云丈尺一綽制注云綽古隼字然則从享與从隹可得通也鷩即鷩省國語有隼集於陳侯之庭韋昭注云隼今之鷩

廣雅云鷩鷩鷩鷩也昭訓隼為鷩即同說文隼一曰

鷩之義山海經景山多鷩黑色有力漢書五行志云

劉向以隼為黑祥鷩即是鷩隼即是鷩故云黑祥也

一切經音義云隼又作鷩廣雅又云隹鷩也此隹即隼即說文隼

一曰鷩四牡翩翩者隼傳訓夫不此祝鳩非隼鷩也

此詩隼箋訓急疾之鳥非祝鳩也易解上六公用射

隼于高墉之上九家易云隼鷩鳥也今捕食雀者虞

翻云離為隼考工記軛人職云鳥旃七旂以象鷩火

注云鳥隼為旃州里之所建爾雅柳鷩火也注云鷩

鳥名火屬南方此鷩即隼也柳居鷩火之首其象為

味味一作囁喙也有吞喙之象故取於鶉離為南方  
之卦故象為隼鳥旃取象於鶉亦畫為鶉也敦讀為  
追與佳離音近鶉火乃鶉火此鳥隼所以象鶉火也  
匪鶉匪鶉傳云雕也說文駮與雕互訓則匪鶉之鶉  
正是鶉之省詩凡言鶉多作鶉惟有縣鶉兮毛訓為  
小鳥是鶉鶉之鶉僖公五年左傳卜偃舉童謠鶉之  
賁賁又云丙子旦日在尾月在策鶉火中必是時也  
表記引詩云鶉之姜姜鶉之賁賁賁即奔奔是知  
童謠之鶉與詩之鶉皆鶉火之鶉非鶉鶉之小鳥為  
隼鶉之急疾矣

瞻彼中原其祁孔有傳祁大也箋而祁當作麇麇牝麇  
也中原之野甚有之

循按箋義不及傳遠甚傳以其祁指中原之大正義  
解毛謂其諸禽獸大而甚有又云不言獸名不知大  
者何物非也

爰及矜人哀此鰥寡傳矜憐也箋云當及此可憐之人  
謂貧窮者欲令調餼之鰥寡則哀之其孤獨者收斂之  
使有所依附

循按詩舉鰥寡一端其實可矜之人不止於此故箋  
兼舉貧窮孤獨以備言之非以矜人專指貧窮者也

正義未得其旨

夜未央**傳**央旦也**箋**云夜未央猶言夜未渠央也

循按毛解出車旂旒央央云央央鮮明也又解昊天曰旦云旦明也以旦訓央正以央有明義正義言毛非訓央爲旦非也釋文有七也反子徐反兩音則一本或作且字然以且訓央既非達詁作且者誤耳兼葭宛在水中央則央有中義故廣雅訓央爲中但夜未中仍在亥子以前非早朝時訓央爲旦實毛旨之精微也箋解作未渠央則以當時之語擬之漢樂府長安有狹邪行云丈人且徐徐調弦詎未央相逢行

云丈人且安坐調絃方未央南史卞彬傳高爽書延陵縣鼓詩云受打未詎央未詎央卽詎未央詎未央卽未渠央卽未已未盡之意亦不以爲且字也

無相猶矣**傳**猶道也**箋**云猶當作瘡瘡病也言時人骨肉用是相愛好無相詬病也

循按爾雅釋詁迪繇道也繇卽猶此道乃教道之義傳言兄弟怡怡異於朋友責善故但相好不必相規相規且不可何論詬病箋之淺每不及傳之深也

似續妣祖**傳**似嗣也**箋**云似讀如巳午之巳巳續妣祖者謂已成其宮廟也

循按說文已巳也四月陽氣已出陰氣已藏萬物見  
成文章史記律書云已者言陽氣之已盡也陽盡於  
巳故巳有止義汜爲窮瀆窮卽止也祀爲祭無巳吳  
爲語已詞凡作已然之義皆從巳午之巳非巳午之  
外別有已止之字也說文已用也从反巳與巳形義  
俱異卽今之以字訓巳爲巳者蓋當時已然之已或  
通作巳若曰巳午之巳卽今所謂巳然之巳猶于於  
二字形義俱異而說文云于於也𠄎𠄎二字形義俱  
異而說文云𠄎𠄎也以於爲于以𠄎爲𠄎以巳爲巳  
皆當時通用故說文舉以明之惟巳巳旣通故巳或

作巳巳或作巳檀弓公肩假曰以人之母嘗巧則豈  
不得巳此當作巳午之巳不當爲巳用之巳故注云  
巳巳字巳與巳字本同特牲饋食禮養有巳也注云  
巳讀如何其久也必有巳也之巳旄邱必有巳也箋  
解巳字如本訓而儀禮注引此者正以當時巳通於  
巳故明此處當如本訓也似從巳而說文訓爲象象  
者肖也故訓通於嗣廣雅子巳似也子訓似猶嗣訓  
似巳之訓似則似從巳得相通也箋改讀爲巳午之  
巳是解作巳然之義與檀弓注同故申明爲巳成宮  
廟然則取巳午之巳者用陽氣已出陰氣已藏之義



非取義於十二枝也玉篇巳徐里切嗣也起也又弋  
旨切退也止也一字分兩音而已止與巳午尚爲一  
字至廣韻上聲六止內以用也古文作巳已止也又  
音似巳辰名太歲在巳曰大荒落是分巳午與已止  
爲兩字蓋韻以音分凡一字數音者各如其音而分  
隸之但字以音分音分而字實不分如且在上平亦  
在上聲非兩字孔穎達作正義不明已止之已卽巳  
午之巳因泥於巳午之義以爲宗廟在雉門外之左  
門當午地廟當巳地在巳地續立妣祖之廟其說可  
謂迂矣夫鄭氏自申明爲已成宮廟何用又饒辭說  
正義中此類繁多竚俟來者正之耳

衆維魚矣傳陰陽和則魚衆多矣箋云見人衆相與捕

魚

循按傳云魚衆多言衆多者維魚也箋以衆爲人與  
毛異捕魚說迂甚

勿罔君子箋云勿當作未則下民未罔其上矣

循按此未字當作昧字解淮南子天文訓未昧也未  
罔謂蒙昧欺罔其上

父母生我胡俾我瘳傳父母謂文武也我我天下瘳病  
也

循按訓詁之例不外雙聲疊韻疊韻如子孳也丑紐也雙聲如叔拾也且薦也而假借行乎其中有直指其事者如此傳瘡病也是也此外有比例之詞則加猶字有指擬之詞則加謂之猶之云者如盈猶多也至猶善也以其非雙聲疊韻之假借亦非實指其事則於其相近者而指擬之也如云衆謂羣臣也衆不定是羣臣也此云父母謂文武父母不定是謂文武也傳擬度之以爲詩人所云父母指文武非謂文武令天生我天下之民也箋云天使父母生我豈父母又使天生我邪正義失之

謂山蓋卑爲岡爲陵**傳**在位非君子乃小人也**箋**云此喻爲君子賢者之道人尙謂之卑況爲凡庸小人之行循按毛以爲此在當前者若以爲山蓋又卑小卑小則非山乃岡陵耳與箋義異

具曰子聖誰知烏之雌雄**傳**君臣俱自謂聖也**箋**云時君臣賢愚適同如烏雌雄相似誰能別異之乎循按誰字與具字相承君臣俱自謂子聖聖則通矣究竟烏之雌雄誰能知之箋以烏比君臣恐非毛義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踏**傳**局曲也踏累足也**箋**云局踏者天高而有雷霆地厚而有陷淪也

循按局卽從高字生出卑始曲身今高亦局不必增  
出雷霆言局躋正謂天不高地不厚也

魚在于沼亦匪克樂潛雖伏矣亦孔之炤傳沼池也傳  
云池魚之所樂而非能樂其潛伏於淵又不足以逃甚  
炤炤易見

循按毛訓沼爲池義卽寓於訓詁中若曰魚在淵則  
樂今在池沼非所樂也卽使潛伏而池水淺露亦昭  
而易見所以不肯隱之深者以憂心念國之虐也蓋  
賢人不用棄在閒散而自明其不肯逃耳箋別一義  
天天是椽傳君天者在位椽之傳云民於今而無祿者

天以薦瘞天殺之是王者之政又復椽破之  
循按傳以天爲君是爲在位是字指上有屋有穀之  
人也藪藪方穀則小人在位故民之無祿旣由君害  
之又卽是藪藪方穀之人椽之毛於大雅昏椽靡其  
解云椽天椽也以大明椽則此椽字亦與箋同耳正  
義於大雅述毛義云傳意以正月云天天是椽天謂  
天殺椽謂椽破是也而此椽字則云在位又椽諧之  
是以椽爲謠詠之詠與大雅正義相岐蓋正義非一  
人之筆宜其異耳椽通於琢椽之剝擊猶琢之雕刻  
在位椽之謂此藪藪者剝剝之在位之於小民無所

為譖也蔡邕釋誨云速速方穀夫夫是加此文上下俱用駢對則夫夫自對速速乃屬文裁剪之法毛既以夫訓椽謂大雅召号傳則椽亦是夫故以夫椽為夫夫既以椽為夫則不云是椽而云是加夫夫是加猶云夫椽是加不得依毛詩謂蔡為譌亦不得依蔡而改詩為夫夫蜀石經作夫夫是椽非也或以蔡文夫夫是加為夫夫是加之譌亦非也

**序**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也當為刺厲王作訓詁傳時移其篇第因改之耳

循按此下四詩序皆幽王箋皆改為厲王金壇劉始

興字子彥撰詩益二十卷內論詩次獨得孔子編詩之意其論大小雅云小雅所以繼大雅也小雅起鹿鳴終瓠葉三十七篇所謂雅歌也雅歌者正樂之常歌也其詩不與美刺時事之詩同例起六月終何草不黃四十三篇宣王幽王時詩也而大雅終於江漢常武宣王之詩小雅六月采芑繼之所謂繼大雅也大雅復終以瞻卬召号幽王詩者所以終大雅也雅亡於幽王故也大雅著文武成王以上周室盛代之詩而小雅惟列宣幽則其世衰矣孔子編次雅詩至於幽宣之間而慨周室之衰王道之缺也故采當世

所用朝會燕饗樂歌諸詩自鹿鳴以下二十二篇繼大雅終篇之義而編次之大略如此今核序於小雅但有宣幽之詩則不應有厲王之詩明矣箋說非也朔日辛卯箋云辛金也卯木也以卯侵辛故甚惡也循按經言辛卯但紀日耳辛金卯木之占非毛義不寧不令箋云雷電過常天下不安政教不善之徵循按天下不安解不寧政教不善解不令非以天下不安為政教不善之徵也正義漫以箋義入傳而箋義亦失

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無罪淪胥以鋪傳舍除淪率也箋云胥相鋪徧也言王使此無罪者見牽率相引而徧得罪也

循按審傳箋之義當讀彼有罪既伏其辜七字為一貫若曰除有罪伏辜者不論外而無罪之人亦為彼有罪者所牽率而徧入於罪正義解作舍去有罪者不戮則既伏其辜四字為不詞矣且牽率相引為誰所牽率邪有罪者舍之無罪者戮之此顛倒刑罰不中耳惟有罪者戮無罪者亦株連而戮所謂威也箋云以刑罰威恐天下而不慮不圖正謂濫於用刑不謂其錯於用刑也

毛言初政卷四  
十一  
維邇言是聽維邇言是爭傳邇近也爭爲近言

循按傳言爭爲近言則非爭辯言之異己者也蓋上  
惟邇言是聽則下爭爲邇言以諛之言邇則無遠圖  
故如道謀而不遂於成也

僭始既涵傳僭數涵容也

循按數卽事君數之數謂讒言數速不比浸潤之譖  
不易知覺然君則容之此亂之所由生也容之心猶  
未信至於信之此亂之所以又生也

遇犬獲之箋云遇犬犬之馴者謂田犬也

循按鄭讀遇爲愚故以馴訓之愚與獯對舉兔雖狡

犬雖馴而能獲之釋文云遇如字世讀作愚非也如  
字者毛義也讀愚者鄭義也以爲非者非鄭而是毛  
也正義引王肅言適與犬遇而見獲此申毛義非鄭  
義

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傳興也蓼蓼長大貌箋云喻憂思  
雖在役中心不精識其事

循按毛之義每寓訓詁中其言雖略尋之可得此訓  
蓼蓼爲長大若曰父母生之使長大者子也今則不  
能終養匪子也而他人矣視莪而以爲蒿傳義不如  
是

楚楚者茨言抽其棘傳楚楚茨棘貌抽除也釋云茨蒺藜也伐除蒺藜與棘茨言楚楚棘言抽互辭也

循按毛言茨棘貌卽謂茨之棘也方言凡草木刺人江湘之間謂之棘然則棘爲有束者之通名此棘則茨之棘也箋以茨與棘爲兩物於經文其字爲不達不稂不莠傳稂童梁也莠似苗也

循按說文云蔀禾粟之采生而不成者謂之蔀蔀重文稂莠禾粟下生莠讀若鹵采卽穗字爲禾成莠之名童之猶言獨也禾病則秀而不實實者下垂不實者直立而獨露於外故名童稂曹風浸彼苞稂毛亦

訓童梁箋易云稂當作涼涼草蕭著之屬以童梁乃禾粟秀而不實之名與蕭著不類故破字爲涼草也說文又云秕不成粟也粟不成爲秕采不成爲稂是可推矣說文禾粟下生莠繫傳作下揚生莠揚者簸揚之謂粟之不堅好者簸之必在下農桑輯要云穀種浮秕去則無莠徐鍇亦謂莠出於粟秕今俗稱粟之不成者尙曰下揚說文正以此訓莠之所由生也韋昭問答云甫田維莠今何草答曰今之狗尾也太平御覽九百九十九夏小正四月莠幽徐巨源云莠者秀之譌也幽者萋之譌也莠幽卽詩四月秀萋此說是也爾

雅釋地云燕曰幽州李巡云燕其氣深要厥性剽疾  
 故曰幽幽要也釋文要幽古音相轉以要譌為幽尚失  
 聲音通借之義戰國策魏西門豹云幽莠之幼也似  
 禾廣雅云莠蓼也說文繫傳引字書云蓼狗尾草也  
 上林賦云其卑溼則生藏蓼蒹葭裴駟史記集解引  
 漢書音義云蓼莠尾草也說文莠蓼二字相次皆訓  
 草竊謂莠為狼尾草蓼為狗尾草莠或假借為稂要  
 或假借為莠稂自禾粟采不成之名莠自禾粟下揚  
 所生毛以莠似苗本惡莠亂苗言之箋云擇種之善  
 民力之專時氣之和時氣和則無稂擇種善則無莠

義與說文相表裏箋為精矣

孫授易校字

毛詩補疏卷四終



毛詩補疏卷五

江都焦循學

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傳言文王升接天下接人也箋云  
在察也文王能觀知天意順其所為從而行之

循按此箋與傳義異傳升接天解陟字下接人解降  
字在帝左右即是接天而接人之意括於內如論語  
上言禹稷下單言躬稼古人屬文多有如是耳箋以  
下言在帝左右則專以天言故以觀知天意解在帝  
二字以順其所為從而行之解左右二字若云察帝  
而左右之

有商孫子箋云使臣有殷之孫子

循按傳解有周不顯云有周周也則此有商亦商也  
正義解之云使臣有商之子孫謂使之為臣以為己  
有非傳義亦非箋義

無過爾躬傳過止箋云當使子孫長行之無終汝身則

止

循按傳訓過為止謂脩德不已耳止則不宣昭矣箋  
非傳義

不易維王箋云不可改易者天子也

循按駿命不易釋文云易毛以豉反不易言甚難也

鄭音亦言不可改易也下文及後不易維王同是為  
得之而正義則不能分別也

肆伐大商傳肆疾也

循按爾雅釋言云肆力也呂氏春秋尊師篇疾諷誦  
高誘注云疾力也疾力二字古每並稱越語今其來  
也剛彊而力疾荀子仲尼篇疾力以申重之楊倞注  
云疾力勤力也又榮辱篇鉤錄疾力以敦比其事業  
而不敢怠傲詩烝民篇威儀是力箋云力猶勤也周  
禮大司寇注亦云力勤力肆之為疾即肆之為力也  
史記灌嬰傳戰疾力漢書孟康注謂攻戰速疾是以

速訓疾以疾訓力亦力即疾之證也前言篤生武王  
燮伐大商燮和也言君德也此言維師尚父涼彼武  
王肆伐大商肆疾也言臣節也君自和而臣則不敢  
自惜其力故疾力而克勤也宋人王觀國學林言肆  
無疾義於詩不合六書訓詁唐人已昧矧在宋乎

會朝清明傳會甲也不崇朝而天下清明

循按甲即始也始朝而天下即清明傳云不崇朝乃  
自與甲字相發明其義甚顯正義解毛義為會值甲  
子之朝牧誓甲子味爽箋引之不可混為傳義也

縣縣瓜𦉰傳縣縣不絕貌瓜紹也𦉰𦉰也箋云瓜之本

實繼先歲之瓜必小狀似𦉰故謂之𦉰縣縣然若將無  
長大時

循按瓜字不必訓以紹訓瓜尤非也毛蓋以瓜紹明  
不絕之義若曰所謂縣縣不絕者此瓜紹也東山詩  
蝟蝟者蝟傳云蝟蝟蝟貌桑蟲也其文法正同以瓜  
紹明不絕不以瓜紹釋瓜也所謂紹者當是初生之  
瓜𦉰猶言蒂集韻𦉰亦作𦉰凡瓜果之生皆始於蒂說文  
訓𦉰今俗以稻之初生者為𦉰正與此合惟其初生  
象子孫之嗣續所以為紹所以為縣縣也箋以縣縣  
若將無長大時則以縣為弱小與不絕義異謂狀似

毛詩補疏卷五  
三  
昫則不直以昫爲陟矣本實繼先歲之說甚迂毛義  
不如是也或謂瓜紹也上本有瓜陟二字亦非  
堇茶如飴傳堇菜也茶苦菜也箋云其所生菜雖有性  
苦者甘如飴也

循按爾雅云齧苦堇郭璞注云今堇葵也葉似柳子  
如米泔食之滑公食大夫禮劔芼牛薺羊苦豕薇皆  
有滑鄭氏注云滑堇苴之類毛以堇爲菜指此堇也  
詩詠所產之美不必爲他處之所無亦不必前此之  
不美箋謂雖苦亦甘者以堇名苦堇茶爲苦茶故有  
此說豈謂其烏頭毒藥頓化而爲甘乎食療本草云

堇菜味苦唐附本草云堇汁味甘寒無毒蓋堇菜味  
苦而汁甘一若茶味苦瀹之則甘也說文云堇草也  
根如薺葉似柳蒸食之甘蒸食之甘正所爲如飴也  
烏頭名芟轉聲爲堇猶薺華名日及轉聲爲木槿非  
堇菜之堇也

自土沮漆傳自用土居也沮水漆水也箋云后稷乃帝  
嚳之冑封於郃其後公劉失職遷於豳居沮漆之地故  
本周之興云沮漆也

循按詩人用韻以陟漆穴室相協縣縣瓜陟一頓民  
之初生自土沮漆一頓古公亶父陶復陶穴一頓未

有家室一頓首尾用單句中兩兩爲抑揚生父二字無韻謂賤穴一韻漆室一韻亦可毛傳分章句於漆字一斷隱以漆室爲韻每三句作一貫也傳箋釋文正義均先沮後漆惟正義引禹貢漆沮旣從明禹貢漆沮卽此詩沮漆或稱沮漆或稱漆沮隨文之便而已或改經文爲自土漆沮以沮與父爲韻殊失詩人用韻之妙矣古人用韻非有一定唐詩宋詞且不盡拘官韻而欲於今日爲三百篇強定一韻譜吾知其迂也漢書地理志右扶風杜陽杜水南入渭顏師古曰大雅緜之詩曰人之初生自土沮漆齊詩作自杜

言公劉避狄而來居杜與漆沮之地乃土杜二字古通如徹彼桑土釋文言韓詩作桑杜荀子解蔽篇所云乘杜卽相土是也齊詩作杜不必爲杜水顏氏於杜陽引之未必得也

削屨馮馮傳削牆鍛屨之聲馮馮然

循按此詩韻築牆之事極其詳細毛鄭亦曲能達之以蘊盛土投之板中而築之築其上也其旁必有溢出於板者則削之屨之以取其平削謂以銚錘之類削去之而義易明屨古婁字小雅式居婁驕箋云婁斂也斂謂收斂不用削而使其溢處收斂則必用鍛

手言補疏卷五 五  
鍛者椎也以物椎擊之使平則溢者斂故傳以鍛明  
屢鍛屢猶鍛斂鍛斂猶鍛鍊鍛之使堅牢猶鍛之使  
精熟儀禮士喪禮牢中旁寸注云牢讀爲樓樓爲削  
約握之彼疏云讀從樓者義取縷斂挾少之意詩小  
雅釋文云婁徐云鄭音樓爾雅云哀鳩樓聚也今爾  
雅作樓與斂同訓釋宮陝而脩曲曰樓樓取於陝卽  
婁之爲斂蓋削者平其土之堅處屢者鍛其土之不  
堅處不堅鍛之使堅則斂之正所以牢之正義解爲  
削之人屢其聲馮馮然是以屢爲數失毛義矣或以  
屢爲空穴亦非

柞械拔矣行道兌矣傳兌成蹊也箋云今以柞械生柯  
葉之時使大夫將師旅出聘問其行道士衆兌然不有  
征伐之意

循按毛傳謂本無道路至此柞械拔去而下已成蹊  
皇矣三章柞械斯拔松柏斯兌傳云兌易直也作械  
拔矣與柞械斯拔同惟兌字一屬行道一屬松柏故  
傳互發明之兌與銳古通道有柞械則塞塞則猶夫  
鈍也柞械拔去則通通則猶夫銳也松柏錯於柞械  
之中柞械去而松柏喬立是爲易直行道通不煩迂  
曲艱險亦易直也商頌松柏丸丸傳亦以易直訓之

三言補正卷五  
六  
九九猶桓桓其松柏特立不與他木相雜惟其九九  
乃見其銳九之義為專為完專則銳銳則易直乾其  
靜也專其動也直其義一也箋兌然釋文作脫然云  
一本作兌此與成蹊義異而正義以為毛鄭不殊何  
哉

文王蹶厥生傳蹶動也箋云文王動其縣縣民初生之  
道

循按生即性也謂感動虞芮之性毛詳述爭田讓田  
之事申此義也箋迂甚

芄芄棫樸傳棫白桤也樸枹木也

循按薛綜西京賦注云棫白藪也藪與桤聲同唐龐  
懋賢文昌雜錄云關中有白藪芄芄叢生民家多采  
作薪與他木異其烟直上如線高五七丈不絕此紀  
其所目驗正詩之棫矣

思齊大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傳齊莊媚愛  
也周姜太姜也京室王室也箋云常思莊敬者大任也  
乃為文王之母又常思愛太姜之配太王之禮故能為  
京室之婦

循按思齊思媚文同則首二句言大任次二句言大  
姜末二句言大妣列女傳所謂周室三母也鄭以大

毛詩補疏卷五  
七  
姜乃大任之姑不當次於下故以思媚周姜爲大任  
思愛之傳義未然也

串夷載路釋文云串夷卽混夷西戎國名也

循按釋文云串一本作患或云鄭音患正義云毛讀  
患爲串鄭以詩本患字故不從采薇序曰西有混夷  
之患是患夷者患中國之夷正義蓋以毛主串字鄭  
主患字然串卽患之省患與混一音之轉故以患夷  
卽混夷非用采薇序云云也串與畎亦一音之轉尙  
書大傳說文引詩作畎夷

自大伯王季傳從大伯之見王季也箋云是乃自大伯

王季時則然矣大伯讓於王季而文王起

循按經文兼言大伯王季下專言維此王季故傳言  
從大伯之見王季從字解自字見猶顯也大伯不讓  
王季王季無以顯乃王季因大伯之讓而顯大伯之  
讓亦由王季而顯箋於則篤其慶載錫之光謂王季  
厚明大伯之功美始使之顯著正與此傳見王季相  
發明毛補詩人所未言箋表毛傳所未言故平列大  
伯王季時則然以完詩平列之語氣申言大伯讓王  
季而文王起以明毛傳大伯見王季之義下暢言王  
季顯著大伯以完詩專言王季之語氣而實與毛傳



對針互發知箋之妙即知傳之妙知傳箋之妙即知詩上兼言大伯王季下專言王季之妙

侵阮徂共傳國有密須氏侵阮遂往侵共箋云阮也徂也共也三國犯周而文王伐之密須之人乃敢距其義

循按尚書大傳文王受命一年斷虞芮之訟二年伐邠三年伐密須四年伐犬夷五年伐耆六年伐崇虞芮密犬夷耆均見詩書而邠無可考以二年伐邠言之疑邠即是阮邠為武王子所封徐廣言在野王縣西北余為論之文王所伐大抵皆西伯所統轄阮密

須犬夷是也耆即黎在上黨壺關殷之邠畿千里壺關去朝歌不過三百里故鄭氏注尚書西伯戡黎云戡黎入紂圻內惟其入圻內故祖伊恐而奔告於紂邠在野王為今懷慶府河內縣地蓋在邠畿之內矣使二年伐邠即入畿內在文王不應若斯之迫而祖伊之告豈俟三年之後乎邠之於阮猶迂之於遠阮邠邠三字並見說文阮代郡五阮關也邠鄭邑也邠周武王子所封在河內野王是也五阮關漢書地理志作五原關此與經無涉邠訓鄭邑徧檢春秋傳鄭無邠邑此邠蓋即鄔劉勰為邠之邠野王之邠本作邠

鄭邑之邗本作邗與秦邑在同州者同名秦邑之邗見文公四年左傳太平寰宇記以邗在同州澄城縣漢書地理志安定郡陰密詩密人國漢之陰密今爲平涼之靈臺縣皆近於周故文王侵阮而密人距之若野王之邗密人不得侵之文王伐之密人亦不得距也邗與阮同音又通於邗此詩稱侵阮而書傳稱伐邗蓋一物也乃史記之次異於書傳虞芮決獄之後明年伐犬戎明年伐密須明年敗耆國明年伐邗明年伐崇侯虎而作豐邑移伐邗於伐耆之後是連年侵伐王圻於侵阮之詩既無所屬而伐邗之舉遂

無實徵鄭氏以魯詩之說定阮爲周伐之國其注尙書序云紂聞文王斷虞芮之訟後又三伐皆勝始畏而惡之拘於羑里紂得散宜生等所獻寶而釋文王文王釋而伐黎明年伐崇亦用書傳而舍史記固謂史記之所次不若書傳之善也黎可通於耆而殷本紀又作飢阮之作邗又何異乎徐廣謂鄂侯一作邗音于野王縣有邗城似以文王所伐卽此侯矣乃史記言九侯有好女入之紂九侯女不熹淫紂殺之而醢九侯鄂侯爭之彊辨之疾并脯鄂侯西伯昌聞之竊歎崇侯虎知之以告紂紂囚西伯羑里使鄂卽邗

則其君方遭慘死西伯既歎之旋復伐其國等諸崇密之流豈文王之所為乎鄂而為邗益信文王所伐非野王之邗也

是伐是肆傳肆疾也箋云肆犯突也春秋傳曰使勇而

無剛者肆之傳循按大明肆伐大商傳亦以肆為疾箋以爾雅肆故

今也易之正義申毛引釋言窕肆也又引左傳輕者

肆焉明肆為疾之義此詩箋引春秋傳即正義所引

然則以犯突訓肆正是申毛非易毛也隱九年傳使

勇而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文十二年傳若使輕者

肆焉以肆字代嘗寇速去正是以速明肆即毛以疾

訓肆之義正義既以為異毛又譏其引左傳之謬蓋

先儒互訓之妙至隋唐已莫能知周禮環人疏引文

十一年傳注云肆突言使輕銳之兵往驅突晉軍此

注不知何人蓋賈服之遺訓肆為突古有此義故鄭

以為犯突

世有哲王三后在天王配于京傳三后太王王季文王

也王武王也箋云世世益有明知之王謂太王王季文

王

循按傳不解世有哲王而以三后為太王王季文王

王為武王明上所云世有哲王者統指此四王也箋以哲王指三后非毛義毛傳簡略其義即著於訓詁

之次弟靜求之即得也

通駿有聲箋云通述循按毛訓聿脩厥德之聿為述聿通古字通

有相之道傳相助也箋云謂若神助之力也

循按毛訓相為助未必如箋神助之義五穀生自天必待人樹藝之乃生后稷教民稼穡是代天以成其能故云相耳非神助后稷也

維秬維秠傳秬黑黍也秠一稔二米

循按說文訓稔云稔也訓稭云稭也訓糠云穀皮也訓秠云一稔二米蓋一穀皮之中有二米其名為秠秬為黑黍之通名無論一米二米皆得名秬說文作鬻云黑黍也一稔二米以釀也是也秠則為秬之一稔二米者之專名鄭氏邕人注改一稔二米為一秠二米鄭志答張逸問以為秠稔皆皮之名乃皮名則不為米名矣巨丕義皆大而丕兼有衆義廣雅伍伍衆也說文坏邱再成者也不通於平漢書食貨志云二登曰平三登曰泰然則秠之取義正以二米猶邱之再成者為坏也謂秠為皮是以一稔名不以二米

名矣

陟則在嶽傳嶽小山別於大山也

循按皇矣度其鮮原傳云小山別大山曰鮮此傳以嶽卽鮮也釋文嶽本又作獻月令鮮羔開冰呂氏春秋作獻羔開冰是鮮獻古通用陸德明謂毛傳與爾雅異正義謂此傳與皇矣傳義別非是

其軍三單度其隰原徹田爲糧傳三單相襲也徹治也

箋云大國之制三軍以其餘卒爲羨今公劉遷於豳民始從之丁夫適滿三軍之數單者無羨卒也度其隰與原之多少使出稅以爲國用

循按經文三句相次言此三單之夫各授百畝以治田也箋申傳義甚明正義據王肅以在道禦寇解之非毛義也

鳳皇于飛翩翩其羽亦集爰止傳翩翩衆多也箋云翩

翩羽聲也亦與衆鳥也爰于也鳳皇往飛亦與衆鳥集於所止

循按毛訓翩翩爲衆多則其羽指衆鳥連下爲義若曰鳳皇往飛固集於所止而衆鳥之羽亦集於所止箋以翩翩爲羽聲則連上爲義故言亦與衆鳥集於所止正義以箋之羽聲闌入毛傳失之矣

汔可小康傳汔危也箋云汔幾也王幾可以小安之乎  
循按毛以危訓汔危可小康猶云殆可以小康也殆  
訓危亦訓幾鄭訓汔為幾正發明毛義也  
牖民孔易箋云易易也道民在已甚易也

循按易有兩音改易之易入聲難易之易去聲此宜  
解作難易之易而當時讀者讀為亦故云此讀改易  
之易乃難易之易也下申言道民在已甚易知其為  
去聲之易矣釋文孔易鄭音亦注易易也上字同又  
以鼓反上易讀亦下易以鼓反分別甚明正義云以  
韻當為改易之易是也虛虛則同為一音不可以此

例之

侯作侯祝傳作祝詛也

循按釋名助乍也呂氏春秋貴生篇土苴以治天下  
高誘注云苴音同酢此正義云作即古詛字是也詛  
之為祝無逸周禮人所共明惟詛假借為作故既以  
詛釋作又以詛釋祝以詛釋作即以作釋祝與虛徐  
之訓同一妙義虛徐也不云虛邪徐也則箋以邪讀  
如徐明之此傳以作祝詛三字互明其以詛明作即  
是作讀如詛故箋不必申言但云祝詛而已作即是  
祝猶虛即是邪正義云詛與祝別非也或謂作祝詛

也四字句言作為祝詛之事余惑其說不能從

人尚乎由行傳言居人上欲用行是道也箋云時人化

之甚尚欲從而行之不知其非

循按傳以人上解人尚若曰人上乎而乃由行此文

法倒裝也乎字本宜在末今倒在上耳箋於乎字不

協矣

顛沛之揭傳顛仆沛拔也揭見根貌

循按論語里仁顛沛必如是馬曰顛沛僵仆也僵仆

猶仆拔也沛訓為拔者周禮大司馬注云芟讀如萊

沛之沛易豐九三豐其沛釋文云子夏作芟鄭康成

干寶以為祭祀之蔽膝芾即鞞沛之為拔猶沛之為

芟鞞也推之鞞通作芟詩桑柔自有肺腸釋文云肺

本作腓白虎通性情篇云肺之言費也肺之為費為

腓猶鞞之為芾又為芟而鞞本作市乃說文沛肺不

從市而從市旃亦从市而商頌武王載旃荀子議兵

篇引作載發衛公叔發禮記檀弓注云亦名拔說文

芟春草根枯引之而發土為撥故謂之芟芟之為發

猶拔之為發而旃亦與發通假則旃亦通拔旃通拔

亦沛通拔也揭為褰裳之名自要以下揭其裳而露

足樹之根見猶人之足見傳訓之精者也小雅西之

之揭以此推之斗之露柄猶樹之露根耳

既之陰女反子來赫傳赫炙也箋云口距人謂之赫

循按毛以赫與陰相對陰所以蔭故訓赫為炙我方  
蔭女以涼女反炙我以熱訓說之精正義不能發明  
箋以口距人解之與傳自異王肅云我陰知女行矣  
乃反來嚇炙我亦非毛義

柜鬯傳鬯香草也築煮合而鬱之曰鬯

循按春官鬯人凡王帛臨共介鬯鄭司農云鬯香草  
王行帛喪被之故曰介疏引王度記天子以鬯諸侯  
以薰大夫以蘭士以蕭庶人以艾鬯與薰蘭等並言

是為香草名又引禮緯云鬯草生庭鬯之為草其說  
舊矣傳云合而鬱之此鬱為鬱積不以為鬱金草也  
肆師祭祀之日及果築鬯鄭司農云築煮築香草煮  
以為鬯鬱人凡祭祀賓客之裸事和鬱鬯以實彝而  
陳之鄭司農云鬱草名十葉為貫百二十貫為築以  
煮之鑊中停於祭前鬱為草若蘭此以鬱為草名築  
煮之則名鬯與毛傳義異鄭康成注云鬱鬱金香草  
也宜以和鬯注鬯人云鬯釀柜為酒芬香條暢於上  
下也此箋云柜鬯黑黍酒也是以鬱為草名鬯為酒  
名與毛傳異與鄭司農亦異蓋以郊特牲云鬱合鬯



蕭合黍稷又周禮鬱人別於鬯人故也因而通考之

雜記云暢曰以柎杵以梧暢卽鬯漢書律秣志然後陰陽萬物靡不條

鬯該成顏師古云鬯與暢同房中歌清明鬯矣顏師古云鬯古暢字曰杵擣築之器冠

以鬯字則鬯非酒名說苑云鬯百草之本上暢于天

下鬯于地無所不暢故天子以鬯為贄春秋繁露執

贄篇云天子用暢積美陽芬香以通之天暢亦取百

香之心獨末之合之為一而達其臭味水經注引應

劭風俗記鬱芬草也百草之華煮以合釀黑黍傳以

築煮合而鬱之為鬯亦非以鬯卽是草名正以百草

之英為說也而裸將于京注云裸灌鬯也黃流在中

傳云流鬯也是又以鬯為酒矣鄭氏以秬鬯為無鬱

之酒而鬯人共鬯鬯注又云鬯尸以鬯酒使之香美

者疏云此鬯酒中兼有鬱金香草故得香美也是亦

以鬯為兼鬱矣因以經文考之鬯人大喪共鬯以沃

尸王齊共矩鬯以給淬浴斷無以酒浴者又臨弔被

介鬯酒則何以言被也司尊彝凡六尊六彝之酌鬱

齊獻酌注引郊特牲云汁獻浼于醖酒彼注云謂沛

秬鬯以醖酒也獻讀當為莎齊語也秬鬯者中有煮

鬱和以益齊摩莎沛之出其香汁因謂之汁莎鬱人

亦言和鬱鬯以實彝是鬱鬯必俟和於酒而鬱鬯非

酒也蓋鬱爲香草名擣蕘合而釀成之謂之鬯所以  
釀之用黍故又曰秬鬯今人擣諸香草之屑合之稻  
米搏以爲佩俗稱爲香料卽鬯之遺制也用於祿則  
和醖酒而沛之用於浴則和水以供之用於弔喪則  
不和而被之鬯人汎掌諸鬯鬱人專主灌酌職有不  
同故名有各異以鬯爲香草者從其本也

貽我來牟

**傳**牟麥

循按來牟者麥之緩聲也說文麥芒穀秋種厚薶故  
謂之麥麥取義於薶而聲卽出於薶漢書劉向封事  
引詩云貽我釐牟釐牟麥也釐讀同薶與來聲轉麥

爲牟來之合聲猶終葵之爲錐也牟來倒爲來牟猶  
螽斯斯螽方音相轉往往倒稱耳太誓以穀俱來言  
穀不言麥來不必是來牟緯家傳會於牟麥而鄭氏  
據以箋詩似牟爲麥名來爲俱來之來於是說文亦  
有周所受瑞麥之訓又云天所來也故以爲行來之  
來此則先有來牟之名而後有行來之字因天來以  
稱來視鄭氏不以來爲麥名又異因別出秣字在禾  
部云齊人謂麥來也乃秣卽是來齊人呼麥爲秣正  
麥稱來之證來之爲麥猶諫之爲吉釐之爲旄牛豮  
之爲貍貓萊之爲蔓華吉旄貓蔓與麥皆雙聲字也

正義引說文一麥二夆今說文作一來二夆困學紀聞載董彥遠除正字謝啟所引作一束二縫推之當作一束二夆說文云象芒束之形所謂一束二夆者謂制字之義也說文解束字云束木芒也象形束從一口來從二入來之入卽束之口也以束而從二口成來故云一束二夆說文夆悟也讀若縫以其刺人為悟故云夆口一夆也从二夆也一夆在木爲束爲木芒麥之芒刺衆多從二夆以象之故曰一束二夆象芒刺之形也

遭家不造傳造爲篆云造猶成也

手循按淮南子天文訓介蟲不爲高誘注云不成爲介蟲也是不爲卽不成箋申毛義而正義以爲異其解毛云家事無人爲之於經義爲不達矣家不爲猶云魚不爲禾不爲黍不爲也

斯馬斯作傳作始也

循按始之言先也與斯臧斯才一例謂斯馬斯居衆馬之先也正義以及其古始解於義未達

黑之央也五美以父其可設雖其美未數

節其故之言夫也與其類其木一以謂其黑其

其黑其木也

魚不為木不為黍不為也

手云案專無人為之於其美為不姪廷琮校字

巖也豈不為明不為變申手美而五美以爲異其

毛詩補疏卷五終

